

外国文艺丛书



# 露珠

米斯特拉尔诗歌散文集

译者 王永年

外国文艺丛书

露珠

米斯特拉尔诗歌散文集

1984.12/1

文出版社

# 露珠

米斯特拉尔诗歌散文集

※ 译者 / 王永年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4495

11544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Gabriela Mistral

ANTOLOGIA

本书根据 Santiago de Chile 1957 年版等版本译出

露 珠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 著

王 永 年 译

《外国文艺》编辑部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1988 年 3 月第 1 版 198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400 册

ISBN7-5327-0012-7/I·008

定价：1.85 元

新  
平  
社  
PDG

## 目 录

|           |         |   |
|-----------|---------|---|
| 译者前记..... | DD03 50 | 1 |
|-----------|---------|---|

## 诗 歌

|                |    |
|----------------|----|
| 树的赞歌.....      | 3  |
| 罗丹的思想者.....    | 7  |
| 我的书.....       | 8  |
| 乡村女教师.....     | 12 |
| 圣栎树.....       | 15 |
| 我唱你一向爱听的歌..... | 18 |
| 心醉神移.....      | 20 |
| 提 示.....       | 22 |
| 上帝的意愿.....     | 24 |
| 死的十四行诗.....    | 28 |
| 徒劳的等待.....     | 31 |
| 被遗弃的女人.....    | 34 |
| 歌 谣.....       | 37 |
| 致白云.....       | 39 |
| 凯楚阿民歌.....     | 41 |

|              |    |
|--------------|----|
| 山顶.....      | 43 |
| 索尔薇格之歌.....  | 45 |
| 孤单的孩子.....   | 48 |
| 紧贴着我.....    | 49 |
| 我不感到寂寞.....  | 50 |
| 夜 晚.....     | 51 |
| 叫人喜欢.....    | 52 |
| 忧 虑.....     | 53 |
| 露 珠.....     | 55 |
| 发 现.....     | 57 |
| 帮 手.....     | 58 |
| 摇 篮.....     | 60 |
| 但愿他别长大.....  | 61 |
| 彩 虹.....     | 64 |
| 蝴 蝶.....     | 66 |
| 家.....       | 68 |
| 对星星的诺言.....  | 70 |
| 爱 抚.....     | 72 |
| 伸手拉着我.....   | 74 |
| 玉米之歌.....    | 75 |
| 智利的土地.....   | 78 |
| 色彩的旋律.....   | 80 |
| 宁谧的言语.....   | 83 |
| 流亡的犹太女人..... | 85 |

|            |     |
|------------|-----|
| 工人的手.....  | 87  |
| 失眠的女人..... | 90  |
| 我的母亲.....  | 94  |
| 黎明.....    | 100 |
| 黄昏.....    | 101 |
| 夜晚.....    | 102 |

## 散 文

|               |     |
|---------------|-----|
| 智利.....       | 105 |
| 墨西哥素描.....    | 108 |
| 1. 仙影拳.....   | 108 |
| 2. 龙舌兰.....   | 109 |
| 3. 大王椰子树..... | 111 |
| 回忆远方的母亲.....  | 115 |
| 妇女与摇篮曲.....   | 120 |
| 消逝的时刻.....    | 128 |
| 女教师的祈祷.....   | 130 |
| 孩子们的头发.....   | 132 |
| 母亲的诗.....     | 133 |
| 被 吻.....      | 133 |
| 他会是什么模样?..... | 133 |
| 智 慧.....      | 134 |
| 甜 蜜.....      | 134 |

# 诗 歌



## 树的赞歌

树木兄弟，褐色的根系  
把你固定在泥土里，  
你扬起轩昂的额头，  
无比渴望地伸向天空，

让我对渣滓怀有怜悯，  
它化作泥土将我培育，  
别让我的记忆淡却，  
忘掉我蓝色的故国。

你以宽广的荫凉  
和焕发的容光  
向旅人宣告  
你亲切的风貌：

在生活的草原上，  
让我占一席之地，  
让我对人们的心灵  
施加温暖的影响。

十分丰饶的树木：  
花朵千姿百态，  
木料是有用之材，  
随风散发芬芳，  
树叶给人凉爽；

树胶柔可绕指，  
树脂奇妙无比，  
沉甸甸的花果，  
发出悦耳的旋律：

愿我象你一般慷慨大方。  
在丰饶方面能同你相比，  
愿我的心胸和思想  
如同世界一样宽广！

但愿种种工作  
永不使我疲倦：  
愿我能付出巨大劳动，  
不至于精疲力竭！

· 树啊，生命的脉搏  
在你身上多么宁静，  
你看到时代的激动

消耗了我的精力：

你肃穆的气质  
把男子汉的镇定  
给了古希腊的大理石雕塑，  
让我也享有那份平静。

树啊，你是妇女温柔的怀抱，  
你每一根枝条  
都有一个轻巧的窝巢，  
你把巢里的生物晃摇：

在人类广大的森林里  
有些人没有栖身之地，  
愿你茂密的枝叶  
为他们抵挡风雨。

树啊，你的躯体散发着活力  
总是给人以激励，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都以庇护的姿态出现：

无论什么状况，  
无论幼年、老年、欢乐、痛苦，

愿我的心灵充满爱情，  
地久天长，始终不渝！

## 罗丹的思想者<sup>①</sup>

粗壮的手托着下巴，  
思想者在想他是墓中之物，  
面对命运，不免一死，  
他憎恨死亡，为美激动。

他火热的青春曾被爱情激发，  
现已深秋，他沉浸于悲哀彻悟。  
夜晚开始，“人皆有死”的想法，  
鲜明地刻上他青铜的额头。

他筋肌奋张，忍受着痛苦，  
皮肉的纹路充满了恐怖。  
面对召唤他的上帝，

他象秋叶一般坼裂……  
平原上的枯树和负伤的猛狮，  
都不及探索死亡的人的抽搐。

---

① 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家，善于用丰富多样的绘画性手法塑造神态生动、富有力量的艺术形象，对现代雕塑有极大影响。罗丹的名作有《青铜时代》、《思想者》、《加莱义民》、《吻》、《夏娃》等。并有《艺术论》传世。

# 我 的 书

(在墨西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图书馆朗诵的诗)

书，架上默默无言的书，  
沉寂而充满生气，宁静而热情洋溢；  
书抚慰人们心灵，象天鹅绒那般温存，  
自己多么悲哀，却给我们欢欣！

我的手整天操劳，疲惫不堪；  
夜晚仍情意绵绵把你们寻觅，  
你们在壁架里深情地望着我，  
仿佛一张张熟悉的面庞。

《圣经》，崇高的《圣经》包罗万象，  
我在其中久久盘桓观赏，  
你的《诗篇》喷射最炽热的岩浆，  
我的心在你火的河流中燃烧！

你象醇酒激励着我的亲人，  
使他们在众人之中昂然屹立，

一提你的名字我就振奋，  
我从你那里取得力量，战胜命运。

除你之外，只有那个杰出的佛罗伦萨人<sup>①</sup>，  
他嘹亮的呼声能使我振聋发聩。  
至今使我象芦苇一般折服，  
他光怪陆离的炼狱还历历在目。

但丁的烈焰烤得我口干舌燥，  
为了寻求清凉的甘露，  
我找到阿西西<sup>②</sup>终古长新的小花，  
张开双臂扑上温馨的花丛！

我看到玫瑰般俊逸的方济各，  
在田野经过，比微风还要轻灵，  
他吻着盛开的百合和创伤的心胸，  
仿佛在吻无所不在的上帝。

米斯特拉尔<sup>③</sup>的诗歌，有如新翻的犁沟，

---

① 指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他的代表作《神曲》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生活，谴责贵族和教会统治的罪恶。全诗一万四千余行，分《地狱》、《炼狱》、《天堂》三篇。

② 指阿西西的方济各(1182—1226)，意大利教士，宣扬人类博爱，创立方济各会，著有《太阳颂歌》。

③ 米斯特拉尔(1830—1914)：法国诗人，毕生提倡普罗旺斯方言文，19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散发着清晨泥土的芬芳，使我神移心醉！  
我看到米勒亚<sup>①</sup>在严峻的荒漠，  
从爱情之果挤出鲜红的液汁！

我满怀深情地也想到了你，  
胸襟洁白的阿马多·内尔沃<sup>②</sup>，  
清新的早晨我吟诵你的诗句，  
山峦的容貌也变得更秀丽。

高尚古老的诗，纸张已经发黄，  
你们不倦地宽解人们的悲痛，  
你们给旧愁披上新装：  
从约伯到肯皮斯<sup>③</sup>忧伤的调子依然！

象基督一样走上苦难之路的人，  
把诗歌紧贴在流血的伤口，  
痛苦的篇章是维隆尼加<sup>④</sup>的手帕；

---

① 《米勒亚》是米斯特拉尔用普罗旺斯方言写的长诗，取材于民间传说，内容是女农庄主米勒亚和手艺人维森特的爱情故事。

② 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墨西哥诗人、小说家。早期诗作有泛神论观点，后倾向于神秘主义，追求形式美，注重韵律和音乐性。

③ 约伯是《圣经》人物，以虔诚和忍耐著称。肯皮斯(1379—1471)是德国神秘主义作家，著有《基督的模仿》。

④ 据古老的传说，耶稣赴难的路上，维隆尼加用一方白手帕替耶稣擦脸，耶稣的容貌便印在手帕上。

书籍都象血红的玫瑰！

我爱你们，字字珠玑的诗人，  
你们虽已逝去，还在安慰我，  
夜间在柔和的灯光下，  
发出柔和的叹息，同我娓娓交谈！

我从打开的书页上挪开眼光，  
死去的人，我的想象织成你们的面庞：  
热烈的眼睛，渴望的嘴唇，  
在紧实的土地中徐徐消失。

## 乡村女教师

纯洁的教师。“这是耶稣的领地，”  
她说过，“温柔的园丁在这里，  
眼睛和手应当保持洁净，  
灯油应当澄清，让灯火通明。”

穷苦的教师。她的王国超凡不俗。  
(以色列痛苦的土地也是一样。)  
她穿着粗布裙子，没有饰物，  
她的心灵却是巨大的宝藏！

快乐的教师。可怜的女人受过创伤！  
她的微笑含着善良的泪水。  
她的凉鞋陈旧破烂，  
笑容是她圣洁的花卉。

可爱的人！她充沛蜜甜的河水  
尽情地解除痛苦的干渴！  
铁器划破她慷慨的胸膛，  
使她爱情的流域更宽广！

啊，农夫，你的儿子从她嘴里  
学会歌颂祈祷，你从未见到  
她内涵的夺目光辉：你在她面前走过，  
却没有吻过她怒放的心花！

农妇，你可记得你碎嘴贫舌  
曾经把她的名字中伤？  
你见过她百次，但她并不了解，  
在你儿子的心田，她的劳动远超过你！

她辛勤耕耘你儿子的心田，  
犁地开垅，播下完善的种子。  
春华秋实的美德应归功于她。  
农妇，难道你不请求她宽恕？

她象荒野的圣栎树，提供绿荫一片，  
直到死亡召唤她离开人间。  
她想到长眠的母亲在等待，  
便毫无难色，欣然上路。

她在上帝怀中入睡；  
月亮垫身，星辰枕头；  
天父为她唱起安眠曲，

和平久久笼罩她心头！

她的灵魂象是充盈的杯子  
把泪滴洒向人间；  
她的一生是杯子的裂罅，  
天父通过它投下光线。

她的骸骨虽成粉尘，  
仍旧保持玫瑰盛开的红色。  
看墓人说，路人踩过她的骸骨，  
脚底都沾上了芳香！

# 圣 栎 树

——献给女教师布里希达·沃克小姐

## I

这个女人的心灵，荏弱而又豪放，  
端庄中带有温柔，慈爱里含着严厉，  
她象是一株圣栎树，葱翠芬芳，  
盛开的长春花攀缘在强壮的枝桠上。

晚香玉的温馨、橡木的坚实，  
糅合在一起成了她玫瑰色的心房，  
尽管她傲然挺拔，假如你细细端详，  
便可发现她叶子激动的颤抖。

两千只云雀在她那里学会啼鸣，  
尔后各奔前程，飞向四方，  
把天空装点得更加辉煌。

让我吻你疤痕累累的树干，

高尚的圣栎树，让我举起右手，  
久久地祝福你这圣洁的生物！

## 2

雀巢的重量没有把你压弯。  
你从不想摆脱甜蜜的负担。  
你枝叶茂密，只为提供庇护，  
除此以外别无他求。

生命之风拂过你葱茏的枝叶，  
只带来陶醉，没有狂暴和声息；  
纷乱的生活拨动你的琴弦，  
只激起上帝安详的节律。

你庇护了这么多雀巢，这么多欢唱，  
你献出满腔热诚，  
提供了帮助和爱情，

圣栎树，这一切使你的木材圣洁。  
千姿百态的枝叶青春常在，  
秋去冬来，无损你的翠绿！

**3**

圣栎树，高尚的树，我为你歌颂！  
愿你的树干永不发出痛苦的哭泣，  
愿人类邪恶的樵夫在你面前扔下利斧，  
假如上帝的雷电把你伤害，  
愿雷电仁慈宽大，  
宽大的心胸既象你，也象上帝！

## 我唱你一向爱听的歌

我唱你一向爱听的歌，我的生命，  
也许你会前来倾听，我的生命，  
也许你能记起你生活过的世界，  
我在黄昏时分歌唱，我的幽影。

我不愿意缄默，我的生命。  
没有我的歌声，你怎么将我找寻？  
你有什么信号可以遵循，我的生命？

我还象以前一样属于你，我的生命，  
没有冷漠，没有忘却，没有迷惘，  
傍晚时来我身边吧，我的生命；  
慢慢回忆一支歌，我的生命，  
看你能不能辨出这支听过的歌，  
是不是仍旧记得我的名字。

我等着你，没有时间的限制，  
你别怕夜晚、浓雾或者大雨。  
到我身边来吧，不管有没有路。

从你所在的地方招呼我，我的生命，  
一直来我这儿，我的伴侣。

## 心 醉 神 移

啊，基督，把我的眼睛合上，  
让我嘴里结起冰霜，  
全部话语已经说尽，  
所有时间都属多余。

他瞅着我，我们默默无语，  
两对眸子相对许久，  
仿佛死一般呆滞。  
我们惊讶失色，  
面容象临终那么苍白。  
经过那一时刻，还能剩下什么！

他的声音激动得发颤；  
我出于忧伤苦恼，  
说话也不知所云，  
断断续续，支离破碎。  
我对他说，他和我的命运  
注定是血泪的混合。

我知道，这之后什么都不剩。

我脸上的铅华

都会被泪水洗净。

我的耳朵闭塞不闻，

我的嘴巴缄默无声。

这个惨淡世界的一切

在我眼里已无意义：

不论沉寂的白雪，

还是殷红的玫瑰！

基督，以前饥渴时我不曾恳求，

如今我却向你央告，

让我的脉搏停止，

把我的眼睛合上！

替我把风挡掉，

别让他的絮语受到干扰；

替我遮住耀眼的阳光，

好让我看清他行近的形影。

接纳我吧，我带着无限深情来到，

象洪水泛滥的大地那般浩淼！

## 提 示

你别把我的手握紧。  
长眠的时辰总要来到，  
那时我双手合抱，  
上面堆着许多尘土和黑影。

你会说：“我不能爱她，  
因为她的手指纷纷脱落，  
象是熟透的麦穗。”

你别吻我的嘴唇。  
幽暗的时刻总要来临。  
那时我躺在阴湿的地上，  
嘴唇已经荡然无存。

你会说：“我爱过她，  
可现在再也不能，  
因为她已闻不到我的亲吻。”

我听了你的话会感到苦恼，

你说得未免荒唐，  
当我手指脱落的时候，  
我的手将放在你的头上，  
我呼出的气息  
将拂过你忧虑的脸庞。

别再碰我，如果说我给你的爱情  
在我张开的双臂，  
在我的嘴唇、我的项颈，  
那只是一派谎言，  
如果你以为得到了一切，  
也只是象瞎孩子在骗自己。

因为我的爱不仅是  
这具冥顽疲惫的躯体，  
穿上悔罪衣就簌簌发抖，  
我感情升华时它却落后。

我的爱不在嘴唇，而在亲吻；  
不在胸脯，而在声音：  
它是上帝的一阵清风  
吹透了我这暂寄尘土的血肉！

# 上帝的意愿

## 1

假如你辜负了我的情意，  
大地会象后娘那样狠毒。  
小河水将会抽泣呜咽，  
悲伤得直打哆嗦。  
当初你我山誓海盟，  
世界显得多么旖旎，  
我俩依着相思树，  
脉脉含情，默默无语，  
爱情就象那株树的芳香  
渗透了我们身体！

假如你辜负了我的情意，  
大地会遍生毒蛇；  
我膝下空虚，  
怎能排遣孤寂。  
基督在我心头消失，  
我关上我家大门，

不理睬告帮的乞丐，  
把苦恼的女人推出门外！

## 2

你亲吻的声息  
会飘到我耳际，  
因为深邃的岩洞  
传来你的话语。  
小径上的尘土  
留下你的脚印，  
我象一头小鹿，  
寻迹跟你到山岭……

白云把你所爱的人  
描绘在我家上空。  
即使你到地底深处  
偷偷地吻她，  
每当你捧起她的脸颊，  
会看到我带泪的面庞。

## 3

假如你不与我同行，

上帝不让你见到阳光；  
假如水中没有我的踪影，  
上帝不让你饮水解渴；  
他不会让你入眠，  
除非你枕着我的发辫。

#### 4

假如你离我而去，  
路边的苔藓都会使我心碎；  
无论到山区或平原，  
饥渴永远和你伴随，  
无论在什么地方  
血红的残阳象是我的创伤。  
尽管你呼唤另一个女人，  
从你舌头漏出的会是我的名字，  
我象苦咸的卤水  
滞留在你喉头；  
任你憎恨、歌唱、渴望，  
你需要的只有我一人！

#### 5

假如你客死远方，

你将在地下伸出手掌  
承接我的泪水，  
十年都不会流光，  
你会感到全身肌肉  
痛苦得抽搐颤抖，  
直到我的骨头化为粉末  
把你的脸蒙上！

# 死的十四行诗

## 1

人们把你搁进阴冷的壁龛，  
我把你挪到阳光和煦的地面。  
人们不知道我要躺在泥土里，  
也不知道我们将共枕同眠。

象母亲对熟睡的孩子一样深情。  
我把你安放在日光照耀的地上，  
土地接纳你这苦孩子的躯体  
准会变得摇篮那般温存。

我要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  
月亮的薄雾飘渺碧蓝  
将把轻灵的骸骨禁锢。

带着美妙的报复心情，我歌唱着离去，  
没有哪个女人能插手这隐秘的角落  
同我争夺你的骸骨！

## 2

有一天,这种厌倦变得更难忍受,  
灵魂对躯体说,它不愿拖着包袱  
随着活得很满意的人们  
在玫瑰色的道路上继续行进。

你会觉得身边有人在使劲挖掘,  
另一个沉睡的女人来到静寂的领域。  
待到我被埋得严严实实……  
、我们就可以絮絮细语,直到永远!

只在那个时候你才明白,  
你的肉体还不该来到深邃的墓穴,  
尽管并不疲倦,你得下来睡眠。

命运的阴暗境界将会豁然明亮,  
你知道我们的盟约带有星辰的印记,  
山誓海盟既然毁损,你就已经死定……

## 3

一天,星辰有所表示,

你离开了百合般纯洁的童年，  
从那天起，邪恶的手掌握了你的生命。  
你在欢悦中成长。它们却侵入了欢悦……

我对上帝说：“他给领上毁灭的途径。  
那些人不懂得引导可爱的心灵！  
上帝啊，快把他从致命的手里解脱，  
要不就让他长梦中沉沦！”

我不能把他唤住，也不能随他同行！  
一阵黑色的风暴把他的船吹跑。  
让他回到我怀抱，要不就让他年轻轻的死掉。”

他风华正茂，生命之船却已抛锚……  
难道我不懂爱情，难道我没有怜悯？  
即将审判我的上帝，这一切你都知道！

1915 年

## 徒 劳 的 等 待

我忘了你轻快的脚步  
已变成沉重的泥土，  
跟以往美好的日子一样，  
我到小路上去和你会晤。

我经过山谷、平原、河流，  
歌声里充满了哀愁。  
傍晚的余辉已经消褪，  
可是还不见你到来！

残阳似虞美人的花瓣  
纷纷枯槁飘落；  
流苏般的雾气在哆嗦，  
我在旷野里多么孤独！

秋风扫过树林，  
白色的枝桠发出呻吟。  
我害怕，向你呼唤：  
“亲爱的，脚步加紧！”

我心里又爱又怕，  
亲爱的，快些来吧！”  
夜色越来越深，  
我的焦急与时俱增。

我忘了你已不闻不问，  
听不到我的呼唤；  
我忘了你已经不能出声，  
我忘了你脸色已经惨白；

你的手毫无生气  
已经不能把我的手抚摸；  
你睁大了无神的眼睛，  
显得无限诧异！

夜色更加深沉，  
象个漆黑的池塘；  
猫头鹰张开可怕的翅膀  
阴森地掠过小路。

我不再把你呼唤，  
因为你已离开人间，  
我光着脚继续奔跑，

你却止步不前。

我沿着荒凉的小道，  
赶赴约会全是徒劳。  
在我张开的胳膊里，  
你的形影再也不会凝聚！

## 被遗弃的女人

现在我要熟悉  
酸酸的境界，  
我要忘却你的爱，  
它曾是我唯一的语言，  
正如河流想忘怀  
河床、流水和两岸。

你没有教我遗忘的本领，  
为什么给了我珍贵的感情？  
一切对我都多余，包括我自己，  
没有节日，又何必穿上节日的衣裳？  
天哪，从第一天起，  
我的生命就没有必要！

奶娘没有教我字句，  
我现在要从头学起。  
“剥夺”、“空虚”、“生命的終了”，  
诸如此类的字句  
尽管在我嘴里缠绕，

象毒蛇般的啮咬，  
我却说个没完，翻来覆去，  
象疯子似的叨唠。

亲爱的，我正当生命的盛年，  
却要告别人间，  
我要剖开我的脉管和胸膛，  
掏出红石榴般的腑脏，  
我要敲碎骨头的桃花芯木，  
因为我对你的爱已经入骨。

我焚烧我们共有的一切：  
宽厚的外墙，高大的房梁，  
我一扇又一扇地捣毁  
你打开的十二扇门扉，  
我一斧又一斧地劈烂  
贮存欢乐的水槽。

我要把昨天打下的粮食  
泼得满地狼藉，  
让皮囊里的葡萄酒白白流淌，  
我要释放笼中的鸟雀；  
象损毁我自己的身体那样，  
把棚舍的架子拆光，

让断垣残壁，灰烬瓦砾，  
把我深深埋葬。

多么痛苦，多么残忍，  
这些美好的东西多么可惜！  
它们不愿毁灭，却呻吟着死去，  
绽开了活蹦乱跳的腑脏。  
木头似乎也解人意，在窃窃私语，  
葡萄酒探出头在观望，  
飞向天空的鸟雀  
象雾霭般笨拙张皇。

刮风吧，让我的屋子  
烧得比油松林更旺；  
让顶楼和磨坊  
东倒西歪，熊熊燃烧。  
让我的黑夜，在火中煎熬的黑夜，  
赶在天亮之前快快结束！

## 歌 谣

我嘴里的一切  
都有一股眼泪的咸味，久久不去，  
每天的食物、吟唱的歌谣、  
甚至向上帝的祈祷。

自从我悄悄爱上了你，  
你留给我的只是苦恼，  
我整天以泪洗面，  
自怨自艾，百无聊赖！

灼热的泪水，  
使我两眼难开，  
痛苦地扭歪的嘴  
吐出的唯有祷告！

我既不敢把你寻找，  
又无法将你忘怀，  
这样懦怯地活着，  
使我感到羞惭！

你的眼睛见不到天空，  
你的骸骨已化作泥土，  
我仰望苍天，  
低头抚摩泥土培育的玫瑰，  
内疚得心头直淌鲜血！  
我这可怜的躯体，  
殚精竭虑，完全多余，  
不去地下躺在你身边，  
却在这里哆哆嗦嗦，  
依恋着肮脏的人间！

## 致 白 云

飘悠的白云  
薄纱般轻盈，  
请把我的心灵  
带往寥廓的蓝天。

远离这座房屋，  
让我把愁绪排遣，  
远离这些围墙，  
免得我黯然神伤。

飘忽的白云，  
请把我带往海洋，  
让我倾听  
满潮的澎湃；  
让我在花环似的波涛中  
放声歌唱。

云彩、花环、脸庞，  
请为我描出那个人的形象，

无情的时光  
已把它冲刷殆尽。  
不见他的脸庞，  
使我内心忧伤。

过路的白云  
来去何其匆匆，  
请把清新的恩宠  
留在我心胸。  
我的嘴唇  
已干渴得翕张！

## 凯 楚 阿 民 歌<sup>\*</sup>

往昔的蒂胡安蒂苏育  
是印第安人的发源地。  
我们跳着舞，唱着歌，  
来到了安第斯高原。

长箫的乐声激荡悠扬，  
两千堆篝火烧得欢畅。  
金饰辉煌的皇后、公主  
和万福的贤人引吭歌唱。

你被太阳照眩了眼睛，  
迷迷糊糊地飞临，  
只见空中一片寂静，  
没有篝火，也没有印第安人。

原先的玉米地上  
现在小麦生长，  
羊驼几乎绝迹，  
只见山上的牛群。

回到你的帕查卡马克<sup>①</sup>去吧，  
你枉来了一遭，  
新一辈的印第安人晕头转向，  
象是迷途的飞鸟！

---

\* 法国作家及地理学家雷克吕斯（1830—1905）在他编写的《世界地理》中整理了秘鲁凯楚阿妇女的一些民歌，米斯特拉尔参照其中一首，写了此诗。

① 帕查卡马克：秘鲁印加帝国时期的城市，在利马附近，现有寺庙和墓地的遗迹。

## 山 顶

傍晚时分，  
残阳如血，把群山染红。

这时分，有人悲痛；  
她在这个傍晚  
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人，  
使她哀伤莫名。

在一颗心里，  
傍晚浸润了血红的山顶。

山谷已被阴影笼罩，  
到处一片寂静。  
从深处望去，  
山顶红得象在燃烧。

我总在这时开始歌唱，  
一成不变地唱出我的悲伤。  
把山顶染成殷红的人儿

莫非是我？

我把手搁到胸口，  
只觉得血从心头淌流。

# 索尔薇格之歌\*

## 1

世界象嘴唇那般温柔，  
不减当年同你一起的时候，  
世界上有无数道路……  
永恒的情人，我仍在等你。

我眼看岁月象水一般消逝，  
我眼看命运象水一般流去。  
旧时的情人，我仍在等你：  
世界上有无数道路……

被你刺伤的心还在跳动：  
它靠你，正如靠醇酒，才能维持。  
我极目望着远处：  
世界上有无数道路……

上帝见过我在你怀里欢乐的时刻，  
我死后，如果问我你在何处，

如果问起这个问题，  
我该怎么回答！

掘土声在山谷深处响起，  
我心力交瘁，将在那里安息。  
旧时的情人，我仍在等你：  
世界上有无数道路……

## 2

葱茏的青松  
给山坡以荫翳：  
我所爱的人  
如今在谁怀中偎依？

羔羊来到泉边  
喝着清冽的泉水：  
以前吻我的人  
如今在吻谁？

寒风扫枫林，

- 
- 索尔薇格是挪威作家易卜生诗剧《皮尔·金特》中的年轻女主角，她爱上了皮尔，抛离了自己的家庭，等待皮尔漫游世界归来，忠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

拂过我的心口，  
声音多么悲切，  
仿佛孩子的哭泣。

我坐在门口  
等候了三十个寒暑。  
有多少雪花  
在小径上飘落！

### 3

天空乌云四合，  
松树随人发出呻吟；  
乌云已把地面笼罩。  
皮尔·金特怎能寻路来到！

黑夜在平原降落，  
对旅人毫不怜悯。  
夜色漆黑难辨，  
皮尔·金特怎能寻路来到！

雪片默默飘落：  
给地面铺上一层厚厚的麻布，  
牧人们的火堆已经熄灭：  
皮尔·金特怎能寻路来到！

## 孤 单 的 孩 子

听到啼哭，我站停在半坡，  
循声走到一座小屋门口。  
床上的婴孩睁着可爱的眼睛瞅我，  
我仿佛喝了醇酒，暖意涌上心头。

妈妈在地里干活，迟迟未回，  
孩子醒来，要找玫瑰般的奶头，  
放声哭了……我把他紧抱在怀内，  
唱起摇篮曲，歌声颤抖。

月光从打开的窗口看着我俩，  
孩子已经入睡，歌声象另一种光亮  
沐浴着我充实的胸脯。

孩子妈推开房门，慌慌张张，  
见我的神情何等幸福安详，  
便听任婴孩在我怀里睡熟！

## 紧 贴 着 我

羊毛般柔软的小东西，  
我的宝贝亲骨肉，  
怕冷的小东西，  
睡吧，紧贴着我身体！

鸬鹚睡在苜蓿地，  
听到你匀称的心跳：  
但愿我的呼吸别打扰你，  
睡吧，紧贴着我身体！

微微颤动的小草，  
对生活感到新奇，  
别离开我怀里，  
睡吧，紧贴着我身体！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  
如今我睡不踏实。  
别从我怀里滑去：  
睡吧，紧贴着我身体！

## 我不感到寂寞

夜晚一片荒凉，  
从群山直到海洋。  
我把你轻轻摇晃，  
我不感到寂寞！

天空一片荒凉，  
月亮已沉入波浪。  
我把你搂在怀里，  
我不感到寂寞！

世界一片荒凉，  
人们多么悲伤，  
而我，把你贴在胸前，  
我不感到寂寞！

## 夜 晚

为了让你入睡，我的孩子，  
晚霞已不再火红：  
除了露珠，没有别的东西闪亮，  
除了我的面孔，没有别的白色形象。

为了让你入睡，我的孩子，  
路上已经阒寂；  
除了河水，没有人呜咽；  
除了我，什么都没有。

雾霭弥漫在平原。  
蓝色的小花都已收敛。  
静谧笼罩着世界，  
仿佛一只安详的手。

我哼着催眠曲，  
哄我的孩子入睡：  
随着摇篮的晃悠，  
大地也开始入睡。

## 叫 人 喜 欢

这孩子真叫人喜欢，  
好象和煦的微风一般：  
我奶他时他悄悄入睡，  
我感觉不到他在吮吸。

他比溪水还淘气，  
比山岗更温柔：  
我的孩子来到人间，  
比这个世界更姣好。

我的孩子很富有，  
远远超过天空和大地：  
他在我怀里享受白鼬皮的温暖，  
从我歌声中感到天鹅绒的柔软……

他的身体多么小巧，  
仿佛我麦穗上的一颗籽粒；  
他比梦想更轻灵；  
尽管看不到，始终同我在一起。

## 忧 虑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变成飞燕。  
她会在天空翩跹  
不再回到我身边；  
她在屋檐下筑巢，  
我不能替她梳小辫。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变成飞燕。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成为公主。  
她穿上了金色的小鞋子，  
怎么能在草场上玩耍追逐？  
到了晚上，  
她不能睡在我身旁……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成为公主。

我更不希望

有朝一日她成了女王。  
人们把她拥上宝座，  
是我不能去的地方。  
到了夜晚，  
我不能把她摇晃……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成为女王！

## 露 珠

这是一枝玫瑰，  
承接着沉甸甸的露水；  
这是我的胸怀，  
紧贴着我的婴孩。

玫瑰收拢叶瓣，  
把露珠包涵，  
它抵挡着风，  
免得露珠滚落。

凝聚的露珠，  
来自无边的天空；  
玫瑰屏住呼吸，  
唯恐把露珠惊动。

她充满了幸福感，  
悄悄地不作一声，  
世上任一枝玫瑰  
都不及她陶醉。

这是一枝玫瑰，  
承接着沉甸甸的露水，  
这是我的胸怀，  
紧贴着我的婴孩。

## 发 现

我去田间的路上  
碰到了这个小孩，  
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正在麦穗中熟睡……

也许不是在田间，  
而是在葡萄园，  
我要寻找新长的藤蔓，  
无意中碰到了他脸蛋……

所以我老是害怕，  
在我睡熟的时刻，  
他会悄悄地消失，  
就象葡萄园里的霜花。

## 帮 手

我的孩子已经入睡，  
连大地都不知道，  
大伙帮我使他完美，  
芳草给了他头发，  
椰枣给了他手指，  
白蜡给了他指甲，  
蜗牛给了他耳朵，  
红莓给了他舌头，  
溪流为他带来欢笑，  
山峦为他送来忍耐。

（有些事我没有做完，  
使我感到惊慌羞愧：  
他还不会思考，不会说话，  
看上去还没有模样。）

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在门口进进出出，  
他们带来了天竺鼠的耳朵

和珍珠贝的牙齿。

过了三个圣诞节，  
他从头到脚完全不同：  
他会长得高大挺拔  
犹如山顶的青松。

我便到各个村落  
大声叫喊，象个疯婆，  
草原和山峦  
都会听到我的宣告。

## 摇 篮

木匠，木匠，  
给我的娃娃做个摇篮。  
快快锯些木材，  
我在迫切地等待。

木匠，木匠，  
去到山上砍树，  
找棵青嫩的松树，让摇篮  
象我怀抱那样柔软。

皮肤黝黑的木匠，  
你曾经也是小孩。  
你干活时想起了母亲，  
摇篮里倾注了你的温情。

木匠，木匠，  
我摇我的娃娃入眠，  
但愿你的小孩带着笑颜，  
今晚睡得香甜。

## 但愿他别长大

但愿我的孩子  
总是这副模样。  
但愿他没有吃我的奶，  
免得日夜成长。  
孩子不是栎树，  
也不是木棉。  
白杨和青草，  
以及别的草木尽可以长高；  
但愿我的孩子  
永远象蜀葵一般大小。

他什么都不缺少：  
欢笑、调皮、懊恼，  
还有气派和风度。  
再长大就属多余。

假如他长大，  
谁都会见到他，  
向他使眼色。

蠢女人和壮小伙  
来我家串门，  
把他捧上天：  
但愿我的孩子  
别见到那些说长道短的人！

他度过了五个寒暑，  
让他永远停在这个岁数。  
就这么跳舞嬉戏，  
永远无忧无虑。

尽管他身材小小，  
足以欢度节日，  
无论复活节、圣诞夜，  
他都过得快活。

傻女人，  
别嚷嚷，  
你们要知道：  
岩石和太阳  
诞生后并不成长，  
它们从不成熟，  
所以能够永恒。  
羊群里的羔羊母羊，

老了就要死亡：  
那些女人真可悲！

我的上帝，止住他！  
别让他再长大！  
止住他，拯救他：  
别让我的儿子死亡！

## 彩 虹

飞桥似的彩虹  
青云直上，向你眨眼，  
七色缤纷的马车  
载着人们的心灵，  
越过山岭，  
一个个送上蓝天……

原先隐没的彩虹  
露出脸向你召唤。  
象软索桥一般，  
向你伸出手，展开在面前，  
你挥动着胳膊，  
快活得如鱼得水……

哎，快掉过头别瞧，  
因为你会心血来潮，  
想攀住彩虹桥——  
那不会折断的柳条——  
循着绿色、黄色、紫色，

直上九霄……

马利亚和夏娃的孩子，  
你吃我们的奶长大，  
你在我们门前  
玩着马齿苋，  
你走进人们的住家  
用我的名义要面包。

把你的脸转向彩虹，  
让它烟消云散，  
假如你上去，我会急得发疯，  
我会跟着你走遍世界！

## ， 蝴 蝶

有一个山谷名叫穆佐①，  
不如称它为婚礼山谷。  
孩子，那里有蓝色的大蝴蝶，  
翩跹飞舞，漫山遍野。  
中午时分，阳光灿烂，  
山谷一片湛蓝，  
棕榈和冈峦  
几乎消失在空间。  
我讲给你听的山谷，  
会象蓝矢车菊那样掉瓣，  
随着蝴蝶的栖息和飞舞，  
花瓣一会儿脱落，一会儿又恢复……

蓝色是那么深，  
姑娘们几乎看不清菠萝和甜橙，  
她们眼花缭乱，  
望着蝴蝶荡秋千望出了神。  
共轭的牲口经过山谷，  
惊起一团团蓝色的火焰，

人们在这里邂逅相见，  
在蓝色的辉映下顿觉轻捷，  
他们狂喜地相互拥抱，  
仿佛化作了蝴蝶……

太阳毫不留情，炙烤着一切，  
炙烤着土地，却奈何不了蝴蝶。  
人们带着网来捕捉，  
纱网罩住了流光溢彩，  
从扑腾的网里  
掏出了斑斓绚丽。

我讲的仿佛是神话，  
说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但是在那叫做哥伦比亚的国家，  
确实一再出现这种奇迹。  
我说着说着，自己也神思飞扬。  
孩子，你的衣裳、  
我的气息、裙子都成了蓝色，  
除此以外，见不到别的……

---

① 哥伦比亚的穆佐山谷盛产翡翠和蝴蝶，有“色彩奇观”之称。——原注

# 家

孩子，饭桌已经摆好，  
乳白色的桌布多么安详，  
晶莹的瓷器  
在四壁映出蓝光。  
这是盐，那是油，  
仿佛要说话的面包在中央。  
金黄的颜色比黄金更美丽，  
果子和金雀花都不能相比，  
永不使人厌倦的幸福  
发出麦穗和烤炉的气味。  
孩子，咱们用清洁柔软的手  
一起分食面包，  
你瞧着会觉得惊讶，  
黧黑的泥土竟会长出雪白的花。

动手吃吧，我的孩子，  
你妈妈也动手。  
小麦的生长  
依靠阳光雨露和劳动，

每户人家的桌上  
并不都有“上帝脸”<sup>①</sup>。  
如果别的儿童没有面包，  
我的孩子，你最好也别碰，  
拿在手里感到羞愧，  
不如不去吃它。

孩子，愁眉苦脸的饥饿  
把儿童赶得团团转，  
弯腰屈背的饥饿和面包  
互相寻觅却又找不到。  
咱们不如把面包留到明朝，  
饥饿的儿童来了就能找着；  
凯楚阿印第安人从不闭户，  
在门口生一堆篝火为人引路，  
咱们也让饥饿吃饱，  
可以心安理得睡觉。

---

① 智利民间称面包为“上帝脸”。——原注

## 对星星的诺言

星星睁着小眼睛，  
挂在黑丝绒上亮晶晶；  
你们从上往下望，  
看我可纯真？

星星睁着小眼睛，  
嵌在宁谧的天空闪闪亮，  
你们在高处  
看我可善良？

星星睁着小眼睛，  
睫毛眨个不停，  
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颜色，  
有蓝、有红、还有紫？

好奇的小眼睛，  
彻夜睁着不睡眠，  
玫瑰色的黎明  
为什么要抹掉你们？



星星的小眼睛，  
洒下泪滴或露珠。  
你们在上面抖个不停，  
是不是因为寒冷？

星星的小眼睛，  
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瞅着我，  
我永远、永远纯真。

## 爱 抚

妈妈，妈妈，你吻我，  
我给你的吻更多，  
象蜂群一样密集，  
使你目不暇接……

蜜蜂飞进百合花蕊，  
花不觉得它鼓动翅翼，  
你把你儿子搂在怀里，  
听不到他的呼吸。

我看着你，看着你，  
永远不会厌倦，  
我看见你的眼睛里，  
映出一个小孩多么美丽……

你的眼睛如水清澈，  
照出你望到的一切，  
可是你的瞳人里  
除了你的儿子，没有别的。

你给我的小眼睛  
我得用它们来看你，  
跟着你一刻不离，  
无论在山谷、天空、海洋……

# 伸手拉着我

(孩子们的龙达舞①)

伸手拉着我，咱们来跳舞，  
伸手拉着我，咱们多亲爱。  
咱们好比一朵花，  
一朵花，没有别的。

咱们唱着同一支歌，  
你的步子就不会错，  
咱们好比麦穗在摇摆，  
一株麦穗，没有别的。

你叫玫瑰，我叫希望，  
可是你会把名字忘光，  
因为咱们一起，  
在小山上跳舞，没有别的。

---

① 龙达舞：小孩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舞唱歌的游戏。

# 玉 米 之 歌

## 1

玉米在风中歌唱，  
充满了绿色的希望。  
它们在三十天中成长；  
喃喃声是一片颂扬。

在愉快的高原上，  
玉米地一直伸展到天边，  
它们在风中歌唱，  
抬起了无数张笑脸。

## 2

玉米在风中呻吟，  
成熟得可以进仓；  
它们的须发变得焦黄，  
结实的外壳已经开绽。

胀痛的呻吟  
充斥了干枯的大氅：  
玉米敞开衣襟，  
在风中哼哼。

### 3

一根根玉米穗轴  
象是一个个小姑娘：  
挂在玉米秆上摇晃，  
安稳地过了十周。

头上长着金黄的柔发，  
仿佛初生的婴孩。  
叶子象母亲那么慈爱，  
替她们挡住露水。

穗轴象孩子  
躲在玉米皮里，  
露出两千颗金黄牙齿，  
傻呵呵地直笑……

一根根玉米穗轴  
象是一个个小姑娘：

挂在母亲般的玉米秆上，  
安安稳稳地摇晃。

玉米在谷仓里休息，  
不声不响地睡熟。  
她们在梦中瞧见  
一片刚诞生的玉米田。

## 智 利 的 土 地

我们在智利的土地上跳舞，  
她比利亚和拉结<sup>①</sup>更美丽；  
她哺育的人们  
谈吐和蔼，心地善良……

这片土地上的果园郁郁葱葱，  
麦田扬起金黄的波浪，  
一串串葡萄红得象宝石，  
她在脚下多么温柔！

她的泥土培养我们成长，  
她的河流使我们的笑声朗朗，  
她吻着跳舞人的双脚，  
象母亲般呻唤。

她美丽，正因为美丽，  
我们愿她的草原上充满欢舞；  
她自由，正因为自由，  
我们要让歌声传遍各地。

明天我们要劈山开石，  
把这片土地变为果园；  
明天我们要兴建城镇，  
今天我们且尽情跳舞！

---

① 示拉和拉结(Lia, Raquel)系姐妹，《圣经》中拉班之女，均嫁给雅各为妻。雅各为了娶她们，替拉班连续做了十四年工。

## 色彩的旋律

疯狂的蓝，疯狂的绿，  
亚麻生长吐芳。  
绚丽的湛蓝  
象是起伏的海浪。

蓝色消退的时候，  
绿色跳跃而上：  
苜蓿的绿，橄榄的绿，  
还有柠檬绿的欢畅。

多么漂亮！  
色彩多么奇妙！

柔和的红，鲜艳的红  
——玫瑰和石竹竞相怒放。  
绿色投降的时候，  
红色就昂然登场。

他们相继翩翩起舞，

说不上谁跳得最棒，  
红色跳得太炽烈，  
仿佛要把自己烧光。

多么疯狂！  
色彩多么美妙！

黄色接着来到，  
仪表不凡，庄严隆重，  
大伙为他开道，  
似乎见到阿伽门农<sup>①</sup>！

千媚百娇，人间天上，  
仪态万方，圣洁辉煌。  
金黄的果实阵阵飘香，  
番红花在空中飞扬。

多么令人陶醉！  
色彩多么美妙！

他们随着孔雀般的太阳

---

① 阿伽门农(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王，因其弟墨涅拉俄斯之妻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走，便发动了特洛伊战争，并被选为希腊联军统帅。

终于纷纷跑光，  
太阳象父母或者小偷，  
把他们聚拢带走。

他们原同我们相聚一堂，  
现在可不一样，  
说书人一经死去，  
世上就没有故事可讲！

## 宁谧的言语

哀乐中年，我悟出这一真理，  
它象花朵那么清丽：  
生活有麦穗的金黄甜美，  
恨是过眼云烟，爱才广阔无垠。

让我们用微笑的诗句  
代替混杂血和胆汁的言语。  
紫罗兰散发的蜜香  
充满了山谷的空气。

如今我懂得人们为什么祈祷；  
还懂得人们为什么纵声歌唱。  
尽管山路险恶，口渴难熬；  
一朵百合花会让你忘却疲劳。

泪水模糊了我们的眼睛，  
一条溪流使我们破涕为笑；  
云雀清越的啼鸣，  
使我们忘却死的苦恼。

如今什么都不能折磨我的肉体。

爱情和激动都已消失。

母亲的目光仍使我宁静。

我感到上帝将给我安息！

## 流亡的犹太女人

我好似暴风雨中的海燕，  
比西风去得更远。  
可是我依然打听、前行，  
为了赶路，顾不上睡眠！  
世界虽大，无处让我容身，  
我前面只有海洋一片。

房舍、习俗和灶神  
都留在了家乡。  
椴树、芦苇荡和哺育我的莱茵  
都成了过眼烟云。  
我胸襟没有佩带薄荷，  
它的芳香曾使我潸然流泪。  
我带的只是胸臆的气息、  
脉管里的血液和心中的焦急。

一个我，已在背后，  
另一个我，面对海洋；  
颈后是声声道别，

胸前充满忧愁。

家乡的河流滚滚前去，  
不再呼唤我的名字，  
我已在村里的土地和空气中消失，  
仿佛沙滩上的踪迹。

每多走一程路，  
我就多丧失一些财富：  
一茬丰收的树脂、  
一座塔楼和一片栎树林子。  
我的手再没有机会操劳，  
不能再酿苹果酒、烤面包，  
我的回忆云散烟消，  
赤条条的走向海洋！

# 工 人 的 手

粗糙的手

仿佛软体动物或小兽；

黧黑的颜色

犹如腐殖土或熏烤的蝾螈，

无论劳累地垂下或者有劲地举起，

它们都惊人地美丽。

它们不停地和泥制坯，

凿碎坚硬的岩石，

在纠结的大麻纤维中忙碌，

在雪白的棉花间相形见绌，

除了神奇的大地，

谁对它们都不加注意。

它们象所握的铁锤或尖镐，

从不象主人的心灵；

有时落进疯狂的转轮，

如同被砍断的蜥蜴，

那以后便象海滩上的树木，

失去了顶端的枝丫。

我听到它们操纵织布机，  
看到它们在炉窑前受炙烤。  
铁砧前震痛了虎口，  
脱粒机前抓起一把把麦子。

在矿井，在灰蓝色的采石场，  
我都见到过它们。  
它们为我摇橹划桨  
劈开恶浪，  
虽然素昧平生，  
为我修造墓穴的也将是它们……

每年夏季  
纺织清凉如水的亚麻布匹。  
过后又开始梳理  
棉花与羊毛，  
它们的辛劳  
在儿童和英雄们身上歌唱。

黄道十二宫，  
星移斗转。  
各行各业的手

都已入眠。

即使在睡眠中  
它们依旧挖土或榨糖，  
耶稣基督的手握住它们  
直到第二天黎明！

## 失眠的女人

夜色正浓，  
直立的已经躺下，  
劳累的伸直腰腿，  
我听到他上楼的脚步。  
只有我一人觉察，  
别人听不听到，我全不在乎。  
何必让另一个女奴  
侧耳倾听，长夜不眠？

我思潮起伏，  
为了他，我等得好苦——  
他犹如疯狂的瀑布，  
忽而往下，忽而又逆流回溯，  
又象是受热的刺木，  
在我门上剥啄。

我没有起身，也不睁开眼睛，  
却一直看到他整个身形。  
刹那间，我们在黑夜里凝滞不动，

仿佛注定要下地狱，万劫不复。  
但我听到他又下了楼，  
似乎随着永恒的海潮退走。

他整夜来去往返，  
象是给了又收回的荒谬的礼物，  
又象是浮上波浪的水母，  
隐约可见，逐渐游近，  
我躺在床上，用残存的呼吸  
给他指引帮助，  
免得他寻找摸索，  
在黑暗里磕磕碰碰。

木楼梯上沉闷的脚步声  
在我耳畔象玻璃一般清脆。  
我知道他踩到哪一级，  
一问一答，互相呼应。  
忠实的木头，犹如我的心灵，  
在他脚下发出抱怨呻吟，  
我听到了最后的一步，  
该来了，可是永远没有来到……

他的身体象一团火，  
把我的家炙烤。

他的脸象一块烧红的砖，  
贴在我门上，使我感到热。  
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活时受苦，死时毫不糊涂，  
在这弥留的时刻，  
我的力量同他的一起消失！

我在楼梯镜子上寻觅印迹，  
想用嘴唇和面颊  
重温逝去的往昔，  
这一切都白费气力。  
我的灵魂有几小时安宁，  
直到漆黑的夜晚降临。

遇见他的流浪汉，  
和我谈起了他。  
说来难以置信，  
他几乎成了另一个人，  
他的眼神变了样，  
一会儿火辣辣，一会儿又冰凉。

我不愿问遇见的是谁，  
只想转告他别再归回，  
以免勾起我对他的思念，

好让他和我都能安睡。  
让风抹掉那名字，  
就象是卷走残叶，  
再也不让他见我家门——  
红红的篝火，烧得正旺！

# 我的母亲

## 1

我的母亲身材纤巧，  
犹如薄荷或者小草；  
她荏弱的体形  
几乎没有投下阴影，  
大地喜爱她，  
因为她步履轻盈，  
还因为她总是微笑，  
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

孩子们喜欢她，  
老人和小草也不例外，  
更有那爱美的光线，  
老是找她，在她身边盘桓。

由于她的缘故，  
我的爱才不好高骛远，  
它悄悄地徘徊，

絮语绵绵：  
小草那般谦逊，  
流水那般质朴。

我身在异国，  
思念能对谁诉说？  
我把她描绘给早晨，  
希望早晨能有她的模样：  
我的道路修远漫长，  
我要向大地叙说她的情况。

一个声音在远处歌唱，  
随风飘到我耳旁，  
我奔走寻找，  
可是无益徒劳。

为什么把她带到那么远，  
高不可攀，远不可及？  
既然她对我一向眷恋，  
为什么不答应我，不来我身边？

如今谁以她的形象出现，  
怎么才能把她找到？  
她去得太远、太远，

她清脆的声音也难听见。  
我仿佛受到召唤，  
赶紧把余下的路程走完。

今夜全是你的踪影，  
只向你一人奉献，  
虽然你已超越时间，  
请你抓住它，别让它流去。  
白昼已经消逝，  
剩下的只有期待和焦急。

## 2

很远的地方  
有什么彳亍前来；  
无声无息，不具形状，  
只是不停地来近。  
既然这样一直行进，  
为什么又迟迟不来临？

彳亍而来的是你，  
脚步悄静，谨慎小心。  
走着，走着，终于来到，  
我最亲爱的人。

你的住处有什么欠缺？  
是山山水水，使你难以忘情，  
还是懵懵懂懂、  
迟钝拖沓的我？

象你歌声一般悠扬的海洋  
和广袤的大地并不挽留我，  
白白流逝的黎明和黄昏  
也没有束缚我的手脚。

万籁俱寂，我独自厮守着  
大熊和天秤星座，  
我相信夜晚的宁静  
会传来你的音讯，  
我屏住呼吸，唯恐对它干扰，  
我不敢高声，唯恐把它吓跑。

母亲，来了，来到了，  
同以往一样，不经呼唤就来了。  
当年我们相依为命，  
孤苦零丁，举目无亲，  
她看到、听到被遗忘的夜晚，  
终于来了。

她跋山涉水，经受了风刀霜剑，  
以及海洋的白浪滔天。  
出于对你女儿的爱怜，  
你不辞艰难险阻，  
别再离开了，  
除非把我带往你的住处。

### 3

挨近我，让我看看你的脸，  
听你说一句悄悄话。  
如果你不带我走，  
今夜请多待一些时候。  
尽管你不回答我，只要你别走，  
我觉得今夜的寂静中  
到处是你的面庞、你的语声，  
还有银河的欢腾。

就这样……这样……再挨近些。  
多待些时候，天还没有破晓。  
夜色也不是最黑。  
时间逐渐流逝，  
我们俩多么相似，  
一切又趋于宁静，

缓缓走向归宿。

4

母亲，你说，  
难道这就是达到的永恒，  
时光的结束，  
倏忽即逝的世纪，  
在忧患生死之间，  
无所希冀。  
假如我们不再留连，不再改变，  
还能有什么企求？

怎么离去，怎么归来，  
为什么又萦绕徘徊？  
我不想探问究竟；  
我逐渐领悟，犹如醍醐灌顶，  
泪流满脸，泣不成声，  
耳边响起你的叮咛，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汇成热切的一句：  
“谢谢，谢谢！”

## 黎 明

我敞开心胸，  
让宇宙象瀑布般涌入。  
新的一天来了，  
使我无比激动。  
我象回音缭绕的岩洞，  
歌唱新的一天来到。

黑夜的蛇发女怪  
败下阵去，落荒而逃。  
失去的天恩重新得到，  
我无功受惠，感到惭愧。

## 黄    昏

我觉得我的心在温馨中  
象蜡一般融熔：  
我血管里不是酒，  
而是缓缓流动的油，  
我觉得我的生命逐渐消失，  
象羚羊一般娴静甜蜜。

## 夜 晚

冈峦淡入暮霭，  
牛群难以看清；  
太阳回进它的煅炉；  
整个世界都已逃逸。

果园逐渐模糊，  
田庄失去踪影，  
我熟悉的山岭  
隐没了它的呼声和峰顶。

万物生灵  
匆匆匿迹藏形，  
我搂着我的孩子  
也漂向梦境。

# 散文



## 智 利

幅员如此狭窄，在地图上只不过象是山脉和海洋之间的一片海滩；象两个神话巨人张臂相扑中的空间。南端悲惨地裂成千奇百怪的群岛，在天鹅绒似的洋面上形成一块巨大的损伤。

自然区域的划分同种族性格一般明确清晰。北部沙漠，阳光耀眼的白茫茫的硝石矿，是考验人们毅力和忍受艰苦的意志的地方。接着是矿业和农业区域的过渡地带，这里向我们的种族提供了坚强的性格：自然景色的朴素严峻使居民也变得象是狂热的苦行僧。然后是农业区域，景色比较和蔼可亲，斑驳的果园菜地和人口稠密的工厂区；崎岖的谷地有农民恬静的身影，城镇里是熙熙攘攘上工的人群。南端是寒冷的回归线圈，丛林同巴西的一般茂密，但是黑魑魑的缺乏绚丽的色彩；青紫色的雾霭笼罩着渔业资源丰富的岛屿，最后是巴塔哥尼亚高原，我们的国土唯有这里天空寥廓，一望无际，白云下放牧着数不尽的牲畜。

幅员狭窄，民族却不卑微；土地有限，远不能同它人民的志向和英雄气概相比。没关系：我们有海洋……海洋……海洋……！

我们是一个新兴的种族，生不逢辰，得天不厚，谋求生

存的需要象斯巴达母亲一样对我们严格要求。在印第安土著时期，智利没有够上王国的等级；在山区徜徉的未开化的部落对自己的命运茫无所知，他们淳朴愚昧，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之后是征服时期，残酷的程度不下于任何别的国度；鼓衰力尽，矢竭弦绝，阿劳科<sup>①</sup>坚硬的山梁上火枪狼藉，仿佛是鳄鱼的背脊。由于战败的印第安人的沉默，殖民时期的智利不象美洲其他地方那么轻松悠闲，而被墨西哥夜晚常有的那种阵阵闪电照明；印第安人的斗争不允许殖民者把武器束诸高阁，在大厅里翩翩起舞……最后是共和国时期，各种制度平静缓慢地建立起来。某些总统的施政并无特色，只守住前人雄心壮志的事业。偶尔有些满怀激情的人物脱颖而出：奥希金斯、波塔莱斯、比尔巴奥、巴尔马塞达<sup>②</sup>。

在我们动荡不安的美洲，智利革命的次数可算少得不能再少；有两次战争，我们的种族象牧羊人大卫一样英勇，拯救了人民<sup>③</sup>。

---

① 阿劳科：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土著居民，亦称马普切，性情强悍，骁勇善战，坚持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数百年不屈服。

② 奥希金斯(1776—1842)：智利政治家、军人，智利解放和独立的奠基者，制订了1818与1822年两部宪法。波塔莱斯(1793—1837)：智利政治家，制订1833年宪法，建立总统制政府，替国家带来较长期的安定繁荣。比尔巴奥(1823—1865)：智利作家和政治家，创立“平等联盟”，影响极大，1854年推翻了政府。巴尔马塞达(1838—1891)：智利政治家，1886—1891年间任总统，重视发展教育及公共事业。

③ 指1865年智利对西班牙的战争和1879—1884年智利对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战争。大卫是《圣经·旧约》中以色列牧羊人，用掷石器击败了强大的非利士敌人。

人们原以为层峦叠嶂把智利与世隔绝，但是世界的轰鸣如今也在这里回响。人民仿佛是正在歇息的狮子，喉咙里发出热切的喘息。他通向共和国生活的历程永远带有雄狮的威严：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由于了解自己，从不虚张声势。

智利种族屹立着，他有一种突出的男子气概，一种高贵的独创性。印第安人由于数量稀少，不久将成为希罕的生物，混血人种遍布全国，但是不纯人种常有的弱点，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

我们不象欧洲白人那般冷漠，以至疑惧，他们是文化的传播者，有条不紊地在建立集体机构。德国人同智利人一起在南方建立了，并且继续在建立城市，同时把他们严格的组织能力传授给智利人。南斯拉夫人和英国人在麦哲伦和安托法加斯塔进行着同样的工作。他们不存芥蒂，充分理解到欧洲通过他们在给我们帮助，他们同我们一起为奠定祖国千秋万代基础的神圣事业共同努力，这种精神值得赞美！

我们不象古老富裕的种族那般高雅。我们具有原始瑞士的某些特征，顽强的高山给人们以朴质的精神；但是海洋向希腊人的召唤在我们耳际响起，开始激发我们的热情。我们穷而弥坚，永远不能委身于那些以别有用心的慷慨来败坏我们的强国。考波利坎<sup>①</sup>就义时不可妥协的蔑视也铭刻在我们胸臆。

---

① 考波利坎：十六世纪中叶智利阿劳科人领袖，英勇反抗西班牙征服者，战败后于1558年被凌迟处死。

# 墨西哥素描

## 1. 仙影拳

仙影拳犹如干旱的呼喊，缺水土地上焦渴的舌头。即使长在水源充沛的平原，它仍然郁郁寡欢；它固执的缄默仿佛是痛苦的沉思。

它那振臂的形状象是人的模样。它孑然独立，宛如清癯的苦行僧站在旷野上。周身的沟槽使它显得分外修长。

竹子或者白杨的簇叶好象大地的欢笑，仙影拳可没有那么幸福。婆娑弄影的叶子同它无缘，它的躯干没有秀丽的塔形树冠，禽鸟无法在上面营巢。

仙影拳阴郁的绿色顶端被炙烤得泛白。它的果实却红得象血。

它冷漠得如同隐士，天空云蒸霞蔚，绚丽多彩，它却不屑一顾。

它傲然独立时，自有一副高贵气派；但给栽成长列，充当围栅时，却显得丑陋，灰扑扑的蒙上道旁扬起的尘土，似乎寄人篱下，只得低声下气。

但是，我想到它的功劳，不由得另眼相看。它守卫印第安人的家园，古老的阿斯特卡人的土地。它站稳脚跟，并肩

携手，维护那可怜的种族；这片土地以前都属于他们，如今却荡然无存，他们剩下的只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太阳光和羽蛇①吐出的清风。

坚韧的仙影拳，守卫你们的老兄弟。印第安人的土地吧，他多么善良，连敌人都不会伤害，他多么孤独，在山地高处，象你们中间的一员。

## 2. 龙 舌 兰

龙舌兰如同大地吐出的气息，如同一声长叹，象垄沟一般宽阔。它浑身刚劲，巨大的叶子和尖锐的叶端挺拔坚韧。

我常常觉得植物能体现大地的感情：雏菊是大地纯真的梦想；茉莉是达到完美境界的强烈愿望。龙舌兰则是刚强的诗句、英雄的篇章。

龙舌兰在地面出生成长，同垄沟脸贴着脸，它们不象仙影拳那般颀长；它们俯向周围，带着儿女似的情意爱抚着土地。

龙舌兰缺少赋予植物精神意义的下茎，那一部分使植物离开地面，更接近空气，象妇女窈窕的脖子一样出落得秀丽。龙舌兰犹如一个坚实的酒杯，盛得下夜晚降落到整个

---

① 羽蛇(Quetzalcóatl)：古代墨西哥人信奉的神，也可能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据传他教导百姓耕种、冶炼、艺术、历法，主张仁爱。

平原上的露水！

青草呈现动人的嫩绿，满腔热情的龙舌兰却容不得这种色泽。它的色调是青紫，傍晚时更显得浓郁。因此，主宰墨西哥景色的是一片片栽种龙舌兰的紫色土地和远处漫山遍野的紫罗兰。

印第安人的龙舌兰，正如阿拉伯人的椰枣树，是无数赠与的源泉。龙舌兰宽大的叶子可以盖屋顶，纤维有两种用途：硬纤维给织成蜜黄色的网，印第安人扛在背上，是十分结实的渔具；另一种细纤维柔软得象是人造丝。

龙舌兰的心一经刺伤，就会流出蜜汁，凝成晶莹的白糖。可是印第安人命运多舛，正如帕斯卡<sup>①</sup>在评论人类时所说，“需要忘却他们的不幸”。于是，那种清白的汁液给酿成邪恶的饮料，给印第安人带来虚幻的欢乐，在他肚子里酝酿疯狂，使他出于冲动，既能爱人也能杀人。

墨西哥的龙舌兰：别把你内心隐藏的谰妄给那些可怜的爱斯特卡和玛雅印第安人，给他一百片叶子，让他充当躲避风雨的屋顶；给他以船只的缆绳和风帆，让他载运他土地的果实，去丰富异乡人的生活。

男人们远航太平洋，去寻求世界市场，请你把你最柔软精致的纤维给妇女，让她们亲手织成婚礼的盛装。别让她们继续背着五百年奴役生活的沉重心情，搭拉着嘴唇。

---

<sup>①</sup>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及哲学家。晚年兴趣转向神学方面，从怀疑出发，认为感性和理性知识皆不可靠。

### 3. 大王椰子树

轩昂的椰子树比别的生物更向往太阳；在日光下，它比任何生物更陶醉欢畅。它那袒露的身躯充分沐浴在阳光下，任何树干都无法相比；它如同饱含热情花粉的雌蕊，跟正午一般辉煌。

椰子树象是高脚的威尼斯玻璃酒杯。上面的叶子是宽大的杯肚，线条完美流畅。风在顶饰般的椰叶间嬉戏回荡。叶片的拍击有时象渍过海浪的、坚实的船帆那么干脆；微风吹动，似乎发出一连串笑声；有时又象一群妇女的窃窃私语……空气宁静时，椰子树缓缓摇晃，温柔得犹如母亲。（在高处，她跟所有的东西一样，也象妇女的怀抱。）

\* \* \*

所有植物的姿态都同人类相似。白杨是充满热望的象征；白蜡树和圣栎木仿佛是德高望重的波阿斯和亚伯拉罕<sup>①</sup>，千百个粗壮的枝条繁衍出植物的部族。大王椰子树名不虚传：它是耸立在大地上最纯洁的形象，是风景浮雕上最完美的线条。

---

① 波阿斯和亚伯拉罕都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族长和始祖。

这片热带的天空湛蓝无比，似乎专为了衬托椰子树的旖旎，充分展现它的不凡气宇。

在它周围，别的树相形见绌：甚至苍松和高耸的南美杉在它旁边也自惭形秽。椰子树雍容华贵的树干拔地而起，不容干扰，灌木在它附近很不相称。

人们出于不敬，往往把它种在谷地和山坡；其实它应当生长在平川和高原，主宰风景，用它窈窕的颈脖吸收阳光。

我们暂且不谈它的果实。它衬在蓝天上的剪影足以让我们悦目赏心；它并不是白白地占领空间、吸取水分，下午我们坐在它的荫凉下，倾听树冠的飒飒，透过枝叶眺望苍茫暮色；懂得刚劲的线条也能显得甜美，并且温柔得象它的弧线姐妹，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好的补偿。它为我们蓝天描绘出虔诚祈祷的姿态，无论山上或人间，都没有它那样纯洁。

\* \* \*

有些人在海洋中找到精神准则；另一些人认为准则凝聚在葱茏巍峨的山岭。椰子树比山岭善感，比海洋朴质，它岂不是真正的精神准则？

它一开始就比山岭更利索地摆脱了地面，尖削得不那么突然。它缓和了蛮荒的景色；错综纷纭的枝叶在它身上达到纯洁的统一和严格的整饬。它明快的线条冲淡了大煞风景的鲁莽荆棘以及弯曲委琐的有刺树和灌木。

全景中的椰子树就象是雅典娜<sup>①</sup>，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得更美好。

它的宁静来自它的统一和完美。(取得它完美线条的生物可以得到安慰。)我们的眼睛摆脱了蔓枝芜叶，欣悦地观赏它时，也能得到休息，于是我们的思想变得虔诚明净。正如它一样，我们只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冲动，只希望象投枪一样升向更高的精神境界。



假如没有青翠欲滴、飒飒发响的顶饰，椰子树就显得冷漠；但是不蔓不枝的树干洒下了树冠的欢乐，殷勤的叶子似乎把风抚摸。椰子树象是联翩浮想，达到顶点后豁然开朗；又象是缄默已久的情思，突然迸发后化作滔滔不绝的语言。



古巴和墨西哥的椰子树，多少诗人把它们赞美，多少画家把它们描绘。它们的摇曳对黑人和印第安奴隶是个安慰；它们用自己的吟唱掩盖了奴隶的呻唤，不让人听见。

墨西哥印第安人喜爱椰子树；把它的模样画在瓜达拉哈拉的坛肚，体现在自己身上；他的俊秀纯洁的躯体同椰子树相似；他的善良通过椰子树的阴影遍及他的同类；他的朴

---

① 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传授人类纺织、缝纫、油漆、雕刻、制陶等技艺。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

素仿佛受了椰子树肃穆的影响。

椰子树同雅典娜女神一样，除了智慧之外，还希望有利于人；它的果实仿佛人的手掌，满捧着颤动的水。果肉含油丰富，以至象它的兄弟橄榄树一般圣洁。此外，椰子树干有慷慨的蜜汁，很容易取得。

至于椰枣树，它那一串串果实被晒成沙漠的金黄色。它的果实凝结着阳光，贝督因人在树荫下休息时，它跟淘气的孩子似的让椰枣掉落在他脸上。

阿拉伯人把椰枣树视作精灵，美洲的椰子树当然值得被印第安人奉为神明。它仿佛是女神，单凭它的形象就能给信徒以慰藉；它伸出满含圣油的手来减轻人们的创伤，它埋在心中的蜜汁，仿佛是难以言宣的爱情。

走遍世界各地的人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会这么说：“我已见过世上最瑰丽的景色。大王椰子树的阴影落到过我脸上，我抚摩过它永恒的树干。”

## 回忆远方的母亲

妈妈：我的眼睛、嘴和手在你身体深处悄悄形成。你用丰饶的血液把我灌溉，正如流水灌溉隐藏地底的风信子块根。我的感官来自你，我借了你的血肉才能来到这个世界。我躯体秉承的、我心头蕴积的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赞美你。

\* \* \*

妈妈：我在你膝上成长，象挂在茂密枝叶下的果实。你的膝上仍旧留着我身体的形状；另一个孩子并没有使它消失。你把我抱在怀里晃悠，成了习惯，当我下地奔跑时，你待在家里的走廊上，仿佛由于失去了我的重量而怅惘。

天下第一乐师弹奏过上百种旋律，但是，妈妈，没有哪一种比你摇晃的旋律更温柔，随着你胳膊和膝头的来回晃悠，我心灵中恬静的事物逐渐凝聚。

你一面摇晃，一面对我哼唱，唱的歌词只是一些淘气的字句，用来表达你对我的亲昵。

你在那些歌谣里向我举出世上事物的名字：山冈、果子、村落，以及田野里的小动物，让你的女儿在世上有个住所，你还把家庭成员介绍给她，让她在这个奇异的家庭中生

活。

\* \* \*

这样，我逐渐熟悉你的严峻而又温柔的世界：我所知道的生物的名称都从你那儿听来。学校里的老师只引用了你给它们起的美丽的名称。

妈妈，你让我逐渐接近那些可以撷取的无害的东西：园里的一株薄荷草、一颗彩色的石子；我从它们那里感到了造物的友好情谊。你有时替我买玩具，有时亲自替我制作：象我一样的大眼睛娃娃，玩不了多久就损坏的小房子……但是你还记得，我不喜欢那些死的玩具，对我来说，最美的是你的身体。

\* \* \*

我抚摩你那涓涓流水般从我指缝滑脱的头发，我摸你的圆下巴，我玩你的手指，把它们盘起来又解开，解开又盘起。你俯视的面庞在你女儿眼里就是整个美妙的世界。我好奇地瞅着你眨得飞快的眼睛和绿眼珠里光线的闪烁；妈妈，你伤心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多么古怪！

是啊，你的容貌是我的全部世界；你的面颊象蜂蜜色的山峦起伏；苦恼刻下的垄沟伸向嘴角，还有两个秀丽的小山谷。我瞅着你的头，看到了事物的形象：你的睫毛象是颤动的小草，你的脖子象是植物的茎杆，你低头凑近我时，脖子上起了亲切的皱纹。

等我能拉着你的手行走时，我紧挨着你，仿佛你裙边的活皱褶，出去观察我们的世界。

\* \* \*

做父亲的总是过于急切，希望拉着我们早早走路或者爬山。

我们跟你更亲近，妈妈；我们厮守在你身边，仿佛杏核里的果仁。我们爱的并不是那个星光清澈寒冷的天空，而是有你们眼睛的另一个天空，你们的眼睛这么近，哭泣时可以吻到。

爸爸为了生活奔波操劳，我们不知道他白天在忙什么。我们只见到他傍晚回家，常常捎一包水果，往桌上一搁，见到他把替家里添置的麻布和替我们做衣服的法兰绒交给你。但是削水果给孩子吃，烦热的午后替孩子挤水果汁的是你，妈妈。剪裁法兰绒和麻布，做成可爱的小衣服给孩子御寒的也是你，可怜的妈妈，好心的妈妈。

孩子会走路了，还会象拼凑彩色玻璃片那样把单字拼凑在一起。这时候，你就教孩子做短短的祷告，我们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还记得。祷祠象一簇百合花那么简洁。我们用它来祈求在世上过宁静明洁生活所需的一切：祈求每天的面包，宣告四海之内都是我们的兄弟，赞美上帝有力的意志。

因此，把绚丽多彩的世界象一块麻布展开在我们面前的那位女人，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了冥冥中的上帝。

\* \* \*

妈妈，我小时性情忧郁孤僻，就象是白天爱找荫凉的蟋蟀，或者独自晒太阳的绿蜥蜴。你老是为了你女儿不象别的女孩那样玩耍而担心，她常在后院同盘根错节的葡萄藤，或者一棵痴心男孩似的秀美的杏树喁喁聊天，你见到她时总说她怕是生病发烧。

如今，她也是这样同你聊天，你却沒有回答；假如你见到她，你准会用手摸她额头，跟以往一样说：“女儿，你发烧了。”

\* \* \*

妈妈，后来的人教我们的东西都是你早已教过的，你用寥寥数语就能讲清的事情，他们却用了许多语句，使我们听了心烦，兴趣索然。你的小女孩安安逸逸偎依在你怀里时，学习更愉快轻松。你给教导添加了金黄色蜂蜡般的亲切；你没有非讲不可的义务，只是需要向你的小女儿把深情倾注，因此你从容不迫，娓娓动人。你从不要求你女儿规规矩矩坐在硬板凳上静听。她一面听你说话，一面玩弄你罩衫的花边或者袖口的螺钿钮扣。妈妈，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惬意的学习。

\* \* \*

之后，我长成大姑娘，再之后，我成了妇人。我才于独

行,不在你身边,我觉得这种自由并不美好。我见到我投在地上的影子凄凉难看,因为你那瘦削的影子不在旁边。我说话时也没有你的帮助。我却希望象以前一样,每说一句话都有你帮腔,以致我说的话仿佛是两人合编的花环。

现在我闭着眼睛同你说话,忘掉自己身在异乡,忘掉我们天各一方;我闭紧眼睛,不让自己看到一片辽阔的海洋把你的怀抱同我的面庞分开。我同你说话时,仿佛在触摸你的衣服;我的双手微微合抱,觉得仿佛是握着你的手。

我刚才对你说过:我借你的血肉生存,我说话时用你给我的嘴唇,我观看异乡土地时是用你的眼睛。你也用那对眼睛观看热带的果实:硕大芬芳的菠萝和阳光璀璨的柑橘。你通过我的眼睛看到这里的重岭叠嶂,它们同你抚养我成长的家乡的秃山多么不一样!你通过我的耳朵听到这里的人们的谈话,他们的口音比我们柔和,你会了解他们,喜欢他们;当我思乡心切,觉得烫伤一般灼痛时,当我瞪着眼睛,对墨西哥的山山水水视而不见时,你通过我感到痛楚。

\* \* \*

由于今天和每天我能克制自己,不象干渴求水那样希望汲取故土的美景,由于我内心深处能容纳许多痛苦,我才没有悲痛欲绝。

为了让我相信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闭上眼睛,设想早晨已经过去,因为这时候你那里已是下午。我还想同你絮絮细谈,但是难以出声,我只好默默无语……

## 妇女与摇篮曲\*

妇女是世界上最爱唱歌的，但在音乐史上很少创造，几乎默默无闻。出生在拉丁美洲的白人具有强烈的旋律感，连儿童都能信手拈来，琅琅上口，但是我一直觉得奇怪的是：在创作旋律、谱写歌曲方面，妇女的成就竟然如此之少。为什么我们妇女敢于探索诗歌，却不敢涉足音乐？语言是推论的最有力的表现，充满了抽象概念，照说并不是我们妇女熟悉的领域，为什么我们却选择了语言？

在这片荒漠中寻找音乐创作时，我发现了摇篮曲的绿洲。初级的、民间的、最好的催眠曲肯定来自那些对音律技巧和理论一无所知的可怜的女人。最早的夏娃们先是把孩子抱在怀里或者放在摇篮里摇晃，后来发现来回摇晃的动作有了柔和的声音伴随，更能使孩子入睡；不过那时的声音只限于闭住嘴唇的哼哼。

可是做母亲的突然心血来潮，想到要对孩子、对自己说话，因为我们妇女尽管有好静不好动的名声，也不能长期处于消极状态，更不用说经年累月地默不作声了。于是，母亲找到了一种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她摇晃孩子，同他东拉西扯，并且还同“富有生气的”夜晚闲聊。

摇篮曲可说是母亲白天黑夜对自己的心灵，对孩子，以

及对白天看得到、晚上听得见的大地的对话。

凡是通宵守护病人，或者在野外过夜的人，凡是晚上等候丈夫或兄弟回家的女人，凡是熬过夜的人都了解，夜晚充满了各种声息和活动。如果我们认为白天能使事物倍增，而夜晚能使它们统一的话，我们就错了。事实上，黑暗象是一个巨大而模糊的果实，有许多声息的果瓣。它扩大了一切，能使轻微的声息变得响亮，使细小的形体显得巨大，因此黑暗的内容非常丰富。熬夜的母亲仿佛生活在地下世界，它虚假的巨大使她惊怕，它无数的神秘丰富了她的想象。

女人不但听到小孩的呼吸，也感到子女绕膝的大地母亲的脉搏。她哄着她自己的孩子，哄着大地母亲的子女，以及她本人入睡，因为她哄孩子睡觉的噢噢声最终使自己也睡着了……

母亲象印度的千口菩萨似的，在摇篮曲里诉说她一天的辛劳；絮絮细语编出许多梦想，随即又把它们拆散；她取笑她的懒小子；一会儿一本正经地祈求上帝将他保佑，一会儿又开玩笑似的托付魔鬼把他看管；她虚张声势地恫吓他，在他信以为真之前赶紧又给他宽慰。摇篮曲的词句包罗万象，从嘲弄到伤感，从俏皮到苦恼，从玩笑到忧虑。（说实话，我最喜欢一些胡言乱语的词句，因为这里的逻辑给抛到九霄云外，牛头不对马嘴，简直妙不可言。）

---

\* 本文是米斯特拉尔为她的诗集《柔情》写的后记，翻译时略有删节。

\* \* \*

美洲摇篮曲的内容很少变化，甚至原封不动。四个世纪以来，本地生长的白人很可能从未作过更改，而是一直沿用西班牙传来的摇篮曲，反复唱着词句异常优美的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的曲子。我们也许只在祖辈相传的框架上加了一些语句，或者在原来的材料上缀补了一些当地方言。

感谢上帝，我们的祖母辈和母亲辈都是自己哺乳的；后来肉体的母性有所减退，那一方面是因为子女人数少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妇女不愿自己喂奶。

那么，由谁来唱摇篮曲呢？雇佣的保姆，她重复她所知道的曲子；他人的子女不足以使她陶醉，她不会出于充沛的爱情，更不会出于洋溢的幸福感而创造新的曲调。摇篮曲其实是第二种母乳。它象母乳那般源源不绝，温暖甘美。因此，如果女人自己不奶孩子，感觉不到孩子在怀里的分量，白天黑夜都不哄孩子睡觉，她怎么会哼摇篮曲呢？怎么会对孩子说些俏皮揶揄的亲昵话呢？唱得最好的总是亲自喂奶的母亲，在她哺育孩子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一个动作完全可以形成美好的习惯，融会贯通，流出诗歌的汁水。

一位西班牙同行曾经取笑美洲生长的白人，说我们硬要创作民间诗歌，就象是催生或者人工流产。我饶有兴趣地听她议论，在语言问题上，西班牙人始终有发言权，因为西班牙语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他们掌握熟练，最有经验。

可是他们要我们干什么呢？美洲的风土人情、草木鸟兽同伊比利亚半岛的大不相同，许多西班牙的东西已经不适用了。在语言方面，我们仍然是西班牙的主顾，但已有许多人希望取得新大陆的面貌。标新立异固然荒唐可笑，但是统统拿来，全盘照搬，也不见得高明。在语言殖民统治上忠与不忠的激烈对立的问题，我改日还要对那位同行作出答复。

\* \* \*

这些摇篮曲远够不上我所喜爱的民间歌曲水平，这一点我很清楚，正象头发凌乱、衣着不整饬时，自己心里明白一样。

有些人密切注视殖民地语言发展的艰苦历程，如同卡勒尔<sup>①</sup>们注视人体组织移植的成败；只有他们才能充分解释我们的儿童文学的失败。他们和我都确信，民间文学主要就是儿童文学，缺少这一文学品种的人民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获得。

正直的诗人了解自己的缺点，并且坦率承认。我非但了解，还应当指出，这个集子里除了两三首比较满意之外，其余的和肌肉丰满的民歌相比，都只是僵硬的“复制品”。

这些可怜的作品问世，是让人看到它们的病足，以便请音乐家扶持它们行走，我创作的动机一半是由于回忆起

---

① 卡勒尔(1873—1944)：法国医师及生理学家，致力于人体组织移植研究，1912年获诺贝尔医学奖，著有《不可知的人体》。

自己童年时代听到的摇篮曲，一半是为了满足别的妇女的感情要求，因为诗人应替人解开疙瘩，爱情不经语言表达是毫无作用的，反而使人郁结。

幸运的是，这些摇篮曲问世以来不胫而走。十多位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人给了它们决定性的帮助。经他们配上种种乐调之后，这些歌曲面目一新。音乐成了美妙的肌体，歌曲的生命不依赖歌词，它们的血液和呼吸也不来自歌词。音乐获得比歌词更大的继承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歌词了。（如此愚蠢俗气的歌词承蒙不弃，也许在音乐的驾驭下才能驰骋。）

我说过，我了解自己所写的每首摇篮曲的缺点和毛病，但是尽管我知道那些复杂陈旧的歌曲应当扬弃，我还是全部拿了出来。在这里，我再一次有意把缺点归诸语言的混杂。我们这辈人生不逢辰，没有远古族长时代和中世纪的经历；我属于那些由于移植的原因，内心、面目、表现都惶惑不安的人；我是那种所谓种族经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种族强制的畸形现象的产物。

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摇篮曲；也许我至死都会为自己催眠，成为哄我自己入睡的母亲，正如那些盯着自己空虚的膝下、胡言乱语的老妇人……

这些歌曲可能对谁都没有意义，但我照样写出来。我或许由于生活坎坷，总是赞美梦想，把它当作最浩荡的天恩。在梦想中，我的家宽敞明快，我的祖国真实可见，我的世界甜美无比。任何地方的草场都没有我梦想中的那般辽阔、

平坦、优美。

歌曲中某些段落——有时是一两行成功的句子——为我开辟了一条逃避的途径，使我梦魂萦绕，回到我熟悉的祖国。音乐到达某一点，孩子悄悄溜走，剩下妈妈在傻唱，我十分了解最后这一梯级：在某一个字上，孩子和我抛下整个世界，转身溜掉，仿佛奔跑时脱掉碍事的大衣那样。

我这段题外的话是想说明，我并没有忘怀最初两年的摇篮曲：我仍旧在模糊的母爱支持下入睡，从我母亲或我自己一句滞留的话语进入圣洁母亲的广阔幽暗的怀抱，我象一片海草，整天被波浪拍击，支离破碎，终于回到她在彼岸期待着我的怀抱。

\* \* \*

关于龙达，我本来应当再讲几句，关于我二十五年前写的儿童诗，为了求得教师和儿童们的原谅，我该讲的话更多了，但是再唠叨下去，恐怕会引起读者厌烦……

我要说的只是：在我们整个美洲，儿童文学当时仍处于幼稚阶段，一切都有待于探索。这一文学品种如此有必要，以至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探索，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的种族生不逢辰，没有幼年，一开始就是青春时期，从印第安到欧洲的跳跃，害我们摔得头破骨折。

我相信我在西班牙、普罗旺斯和中世纪意大利的民间诗歌中已经找到我所知道的最适合儿童的龙达素材。这些地区的成人的民间文学中有不少适合儿童的作品。我尽可

能地寻找时，发现我们土生土长的美洲白人缺少了七百年中世纪的历史积累和缓慢的成熟过程，虽然热情洋溢，但是力不从心，拿不出十首纯正的、或者有地方特色的摇篮曲和龙达。

孩子们的儿歌对唱，做宗教游戏时的唱诗，以及平时的哼唱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谁都无法加速。我们精神的某些方面虽然有了飞跃发展，但还有些才能尚未成熟，正如一面还青、一面已经红熟的果子。

\* \* \*

当我读到自己写的算是儿童诗歌的东西，尤其是当我听到儿童们念的时候，我为它们的缺少文艺气息感到羞愧，以至面红耳赤。我象内疚的罪人一样，希望作些补救，纠正生硬的词句、模糊的概念、问答式的教诲、令人腻烦的唠叨。对流传已广的诗句加以修改，这种想法虽然天真得有些可笑，但一直在我心中萦绕。

再说，我尊重儿童们的记忆，远超过一切，超过我的荷马、莎士比亚、卡尔德隆，或者鲁文·达里奥<sup>①</sup>。

希望教师们原谅我出尔反尔的莽撞。说到头，我的过失和我的优点都该由我自己负责，后者尚无定论，前者却毫无疑问。在灵魂之后，语言是我们的第二财产，除此之外，

---

<sup>①</sup> 荷马、莎士比亚、卡尔德隆和鲁文·达里奥分别是古希腊、英国、西班牙和尼加拉瓜的著名诗人。

我们在世恐怕没有其他财产了。教导儿童、并且了解自己职责的人不妨随意修改这些诗歌。

我生活中一直在采撷儿童的语言，睽违西班牙语已经二十年了，但我仍在寻求。同西班牙土地远隔千里，我继续探究儿童语言的晶莹而又深邃的奥秘。它的深邃程度同巴西精湛的石英块相似，因为表面的假象会使视觉和触觉产生误差。

我越是听儿童们的说话，越是对自己不满，感到窘迫，甚至些许焦急……结结巴巴地吐露出来的爱情往往是最真挚的。我给孩子们的贫乏的爱就是如此。

1945 年于巴西皮特罗普利斯城

## 消逝的时刻

付出你的劳动吧：无论你劳动的产物是织品、砖瓦、陶罐或诗歌。

今天，唯有正在消逝的时刻才归你牢牢掌握；此刻唯有你心脏的跳动、嘴巴的呼吸和眼睛的闪亮才属于你。死亡也许已经把它丝绒般的软网缠住你的双脚，慢慢升上……升上……

想到死亡正在窥视你，耸立在你头上，你不能撒手不干，而应该奋发图强。你生来就是脆弱的工具，可是你的奇妙之处正在于脆弱。有些树木的寿命五倍于你；但是你有限的时间却不可思议。

你该觉得此刻你的感官多么生动活泼；你的血流多么欢快地从躯干涌向手臂和指尖，使它们热切地颤动。拿起你手头的围巾或陶瓷，开始干吧。

赶紧把你心灵的面貌描绘在你的劳动上。尽管你自己不知道，可是你真正的形象只保留在你精心纺织的麻布和制作的砖头上。你的劳动反映了你的勇气和意志，赞美或狂热。

此时此刻，别让阳光白白地落在你背脊上；新翻的垄沟为你散发出丰饶的气息，你得报答这一切。这是人对自然的

最好的礼节。自然给了你暖洋洋的中午，含油、含糖的果实，你在谷地赋予它们新的形式。做人永远要知恩图报，别欺骗生活，一手领受，用另一手给予。古代的仁人就是这样；《圣经》里坚强的妇女也是如此。她们从不索取，只是给予。

今天。你要一吐为快，说出你烧得发慌的心里话。

木匠，这个时刻，你可以替你妈妈做张椅子，让她坐着憩息。姑娘，你可以替小弟弟做个羊毛枕头，他晚上睡觉，每每会想起你；教师，你可以教导你的学生，让他们铭记在心，你们掌握着这个时刻，这个正在消逝的时刻。这有多美妙！

时间仿佛是正在流失的血流，不论你利用与否，你总在削弱减少。因为自从我们出生之日，时间就象是我们心头一个无形的伤口，使我们的血点点滴滴流失，如同一个有细微裂缝的杯子。

你生来该做的工作正在迫切敲击你的胸膛。可是你并没有感到！

## 女教师的祈祷

海人不倦的主啊，请原谅我从事教育；原谅我僭用教师的称号，因为这称号你在人间用过。

请赐给我爱，让我把它全部倾注在我的学校；连炽热的美一刻也不能夺去我对学校的情意。

导师，让我的热情经久不衰，让我的绝望成为过眼云烟。斤斤计较这种不纯的愿望仍然扰乱我的心灵，受到伤害时，我仍会产生卑劣的不满心情，这一切请你从我身上清除。别让我为了学生懵懂或者前学后忘而伤心痛苦。

让我比做母亲的更为慈爱，象母亲一般爱护那些不是我亲生的小孩。请你让我的女学生成为我完美的诗歌，让我最隽永的旋律深入她心中，有朝一日我的双唇不再歌唱时，她可以替代我。

请在我有生之年显示你福音的可能，以便鞭策我每日每时为它战斗。

把笼罩在你身边的赤脚孩子头上的光辉带给我的平民学校。

尽管我是个穷苦的女人，无依无靠，但让我坚强起来，让我蔑视一切不纯的权力，蔑视除了你强烈的意志以外的对我生活的一切压力。

朋友，陪伴我！支持我！有许多时候，除了你以外，谁都不在我身边。我的教诲越是纯洁，我的真理越是炽烈，世俗的人越不跟我在一起；你最了解孤苦无告的人，那时候，请你把我紧搂在你胸前。我从你眼里看到甜美的赞许，我就心满意足，别无他求。

给我朴质，给我深度；让我每天教学时避免繁琐平淡。

让我每天早晨昂起头来到学校，把心灵的创伤忘掉。让我工作时抛开个人物质的追求和庸俗的苦恼。

让我的手在惩罚时变得轻纤，在爱抚时更加温柔。别申斥我，因为我爱之深才责之严！

让我的砖土学校有崇高的精神。让我热情的火焰温暖它寒酸的门廊和简陋的教室。让我的心意和善良的愿望使它比富有的学校更为富丽堂皇。

最后，请你从委拉斯开兹的画布上抬起苍白的面庞，提醒我，在世上教学和热爱就是两胁带着朗其诺斯的矛伤<sup>①</sup>，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

①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以宫廷人物肖像画著称，也创作了大量神话与宗教题材的作品。朗其诺斯是《圣经》故事中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用长矛猛刺耶稣的罗马士兵。

## 孩子们的头发

柔软头发，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也不能同它相比，有它在膝头，我还希罕什么丝绸？我只要抚摩它几小时，整天都会过得美妙，粗茶淡饭也会变得香甜。

让它贴着我的面颊，象花朵一般偎依在我怀里；让我把它梳成小辫，把心头的痛苦排遣；为即将逝去的白天增添光线。

等我同上帝在一起的时候，不必用天使的羽翼抚慰我心上的创伤；只要把我所爱的孩子们的头发披在蓝天，让它们随风吹拂我的面庞，永远永远。

# 母亲的诗

## 被 吻

我被吻之后成了另一个人：由于同我脉搏合拍的脉搏，以及从我气息里察觉的气息，我成了另一个人。如今我的腹部象我的心一般崇高……

我甚至发现我的呼吸中有一丝花香：这都是因为那个象草叶上的露珠一样轻柔地躺在我身体里的小东西的缘故！

## 他会是什么模样？

他会是什么模样？我久久地凝视玫瑰的花瓣，欢愉地抚摸它们：我希望他的小脸蛋象花瓣一般娇艳。我在盘缠交错的黑莓丛中玩耍，因为我希望他的头发也长得这么乌黑卷曲。不过，假如他的皮肤象陶工喜欢的粘土那般黑红，假如他的头发象我的生活那样平直，我也不在乎。

我远眺山谷，雾气笼罩那里的时候，我把雾想象成女孩的侧影，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因为也可能是女孩。

但是最要紧的是，我希望他看人的眼神跟那个人一样

甜美，声音跟那个人对我说话一样微微颤抖，因为我希望在他身上寄托我对那个吻我的人的爱情。

## 智 慧

我现在明白，二十年来我为什么沐浴阳光，在田野上采摘花卉。在那些旖旎的日子里，我常常自问：和煦阳光，如茵芳草，大自然这些美妙的恩赐有什么意义？

象照射一串发青的葡萄那样，阳光照射着我，让我奉献出甜美。我身体深处的小东西正靠我的血管在点滴酝酿，他就是我的美酒。

我为他祈祷，让上帝的名字贯穿我全身的泥土，他也将由这泥土组成。当我激动地读一首诗时，美的感受把我燃烧得炽热。这也是为了他，因为我希望他从我身上得到永不熄灭的热情。

## 甜 蜜

我怀着的孩子在熟睡，我脚步静悄悄。我怀了这个神秘的东西以来，整个心情是虔诚的。

我的声音轻柔，仿佛加上了爱的消声器，因为我怕惊醒他。

如今我的眼光在人们的脸上寻找内心的痛苦，以便别人看到并了解我脸色苍白的原因。

我小心翼翼地拨动鹌鹑安巢的草丛。我轻手轻脚地走在田野上。我相信树木也有熟睡的孩子，所以低着头守护着它们。

## 姐 妹

今天我看见一个女人在干活。她的腰象我的一样因爱情而充实。她弯着身子在地里劳动。

我抚摸她的背，带她一起回家。她将从我的杯子里喝稠厚的奶浆，分享我回廊下的凉爽，她也因爱情而孕育。如果我的乳汁不够慷慨，我的孩子可以把嘴唇凑上她丰满的乳房。

## 祈 求

但是不会的！上帝既然让我腰围宽大，怎么会使我的乳房枯竭？我觉得胸脯在增长，象大池塘里的水无声无息地涌冒。它丰满的轮廓在我腹部投下了影子，仿佛向它作出许诺。

如果我的乳房不能湿润，山谷里还有谁比我更贫困？

妇女们晚上把杯子放在户外承接露水，我把胸脯袒露在上帝面前；我给上帝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我管他叫充实者，我祈求他赐给生命的琼浆。我的饥渴的孩子会来寻求。

## 敏 感

我不再在草地上游戏，我怕同姑娘们玩秋千。我仿佛是树上挂果的枝条。

我身体软弱，今天中午在花园里，玫瑰的香气都使我感到晕眩。随风飘来的歌唱，残阳抹在天际的红霞，都使我不安，使我痛苦。今晚我主人如果冷冷地看我一眼，也会使我伤心透顶。

## 永恒的痛苦

如果他在我身体里受罪，我会苍白失色；我为他隐秘的压迫感到痛苦，我看不到的人稍一活动也许要我的命。

可是你们别以为我只在怀着他的时候，才跟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他下地自由行走的时候，即使离我很远，抽打在他身上的风会撕裂我的皮肉，他的呼号会通过我的嗓子喊出。我的哭泣和我的微笑都以你的脸色为转移，我的孩子。

## 为 了 他

为了他，为了象草丛下的细水流一样睡熟的他，别损害我，别叫我干重活。我讨厌食物，嫌恶声响，这一切都请原

谅。

暂且别对我说家里的悲哀、贫困和烦恼，这一切都等我把他裹在襁褓之后再告诉我。

我前额，我胸口，你能摸的地方，他都存在。他会发出呻吟，如果受了伤害。

## 宁 静

我已不能在外面走动：我为肥大的腰身和深陷的眼眶觉得害羞。可是把花盆拿到这儿来，放在我身旁，久久地弹奏齐特拉琴<sup>①</sup>：为了他，我要在美妙中沉浸。

我对熟睡的他诵读永恒的诗句。我在回廊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晒太阳。我要象果实一样，酝酿甘美的汁液，让它甜到我心底。我让松林里吹来的风抚拂我的面庞。

阳光和风使我的血液鲜红清洁。为了净化血液，我不让自己憎恨、抱怨，只让自己充满爱情！

我在这种宁谧安静中织成一个奇妙的身体，有血管、面孔、明亮的眼睛和纯洁的心灵。

## 白色的小衣服

我织了小不点的鞋子，裁了柔软的尿布：我希望这一

---

① 一种类似吉他的古弦琴。

切由我亲手来做。他将从我身体里娩出，会辨认我的气息。

绵羊柔软的绒毛：今年夏天特地为他剪的。八个月来，绵羊把它长得轻柔蓬松，一月的月亮使它变得洁白。里面没有夹杂牛蒡或黑莓的小刺。他睡在我的身体里肯定象睡在绒毛上一样松软。

白色的小衣服！他通过我的眼睛看到这些衣服，觉得柔软极了，露出了微笑……

## 大 地 的 形 象

以前我没有见过大地真正的形象。大地的模样象是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生物偎依在她宽阔的怀抱）。

我逐渐明白了事物的母性。俯视着我的山岭也是母亲，黄昏时分，薄雾象孩子似的在她肩头和膝前玩耍。

现在我想起了溪谷。溪底的流水被荆棘遮住，还看不见，只听得它潺潺歌唱。我也象溪谷；我觉得细流在我深处歌唱，被我身体的荆棘遮住，还没有见到光亮。

## 致 丈 夫

丈夫，别搂紧我。你使他象水里的百合花似的在我身体深处浮起。让我象静水一样呆着吧。

爱我吧，再多给我一点爱！我多么娇小，将同你形影不

离；我多么可怜，将另给你眼睛、嘴唇，让你享受世界的乐趣；我多么脆弱，爱情将使我象陶罐一般坼裂，倾泻出生命的美酒。

原谅我吧！我步履蹒跚，替你端酒时笨手笨脚；是你把我充实成现在的模样，是你使我行动变得这么怪里怪气。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切地对待我吧。别热切地搅扰我的血液，别激动我的呼吸。

如今我只是一幅纱幕；我整个躯体只是一幅有个孩子在底下睡觉的纱幕！

## 母 亲

我妈妈来看我；她坐在我身边，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象姐妹似的谈论未来的大难关。

她用颤抖的手抚摸我的肚子，轻轻地解开我的上衣。经她的手触摸，我觉得我的内心象含羞草缓缓舒展，乳汁的波浪涌上胸脯。

我臊红了脸，不知所措，向她诉说我的苦恼和忧虑；我扑到她胸前，又成了一个小姑娘，为了生命的恐惧在她怀里啜泣！

## 告诉我，妈妈……

妈妈，把你以前的苦恼统统告诉我。告诉我，镶嵌在我

脏腑里的小身体是怎么出生的。

告诉我，他自己会找我的奶头呢，还是该由我去凑他，逗他吮吸。

妈妈，现在把你知道的爱的学问讲给我听。教我新的爱抚方式，比丈夫的爱抚更温柔。

在以后的日子里，怎么替他洗小脑袋？怎么包裹才不会把他弄痛？

妈妈，教我唱你以前哄我入睡的摇篮曲。那支歌比别的歌更能使他睡得香甜。

## 黎 明

我折腾了一宿，为了奉献礼物，整整一宿我浑身哆嗦。我额头上全是死亡的汗水；不，不是死亡，是生命！

上帝，为了让他顺顺当当出生，我现在管你叫做无限甜蜜。

出生了吧，我痛苦的呼喊升向黎明，和鸟鸣汇合！

## 神 圣 的 规 律

人们说，经过生育，生命在我身体里受到削弱，我的血象葡萄汁从压榨机流出；可我只觉得象是吐了一口大气，心头舒畅！

我自问道：“我是谁，膝头能有一个孩子？”

我自己回答说：

“一个怀着爱的人，在被吻时，她的爱情要求天长地久。”

大地瞧我怀抱着孩子，为我祝福，因为我象棕榈一样丰饶。

# 最不幸的母亲\*

## 赶出家门

爸爸说要把我赶出家门，他对妈妈大声嚷嚷，说今晚就把我赶出去。

晚上不很冷，借着星光，我也许能够走到邻村；可是如果孩子这时辰出生该怎么办呢？我的抽泣或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或许想出来看看我的脸。露天没遮没盖，尽管我把他包裹起来，他仍旧会冻得发抖。

## 你为什么来到世上？

你为什么来到世上？即使你很漂亮，谁也不会爱你的，我的孩子。即使你跟别的孩子一样，跟我最小的弟弟一样，笑得很甜，除我之外，没有人吻你，我的孩子。你挥动着一双小手，要找玩具，可是除了我的乳房和两串泪珠以外，你没有什么可玩，我的孩子。

带你到世上来的人，知道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恨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呢？

不，你是为了我才来的，为了孤独的我。在他把我紧搂

在怀里以前，我一直是孤独的，我的孩子！

一个男人经过她面前，对她说了一句粗话，气得她满脸通红。

那时候，我涌起一阵强烈的女性同情心，感到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无限怜悯，我走远时想道：

“男人们既然不谈这种痛苦而神圣的状况的圣洁，该由我们女人来说，她就是这些女人中间的一个。如果艺术的任务是用无限慈悲的感情来反映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为什么不在不纯洁的人们的眼里把它净化呢？”

于是我怀着近乎宗教的心情写了上面的诗章。

有些女人为了贞洁，不敢面对残酷而不可避免的现实，她们把这些诗章说得一无是处，使我替她们自己感到悲哀。她们甚至旁敲侧击地劝我从集子里剔除这些东西。

这本描写个人身边琐事的集子，在我自己眼里也微不足道，但是唯独这些带有人情味的篇章才歌颂了完整的生命。应不应该把它们剔除呢？

不！我还是把它们保留下来，并且献给那些懂得生命的圣洁是从孕育开始，懂得孕育是神圣的女人。但愿她们象一个在人世培养别人的子女、照看世上所有儿童的妈妈似的女人，象她一样怀有同样的深情柔意！

- 
- 一天下午，我走在特木科一条小街上，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小屋门口。她快临产了，神情非常悲哀。

# 泥土的主题

## 1. 圣洁的尘土

我有眼睛，我能看见：我的眼睛在死亡所毁灭的你的眼睛中间，我带着阅尽沧桑的眼睛望着你。我并不象你说的那样是瞎子。

我有爱情；我并没有死。烟飞灰灭的人们象无数炭烬撒在我身上，我有他们的爱和激情。他们唇边的渴望使我呻吟。

## 2. 母亲的尘土

你为什么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将我找寻？我在这儿呐，用手捧起我吧……把我藏好，带在你身边。我不愿牛羊践踏我，不愿蜥蜴爬上我膝头。用手捧起我，带在你身边。以前我曾这样带过你。你为什么不带我呢？

用一只手去摘花朵、搂姑娘，用另一只手把你母亲紧贴胸口。

把我聚拢，捏成一个圆肚的酒杯，用来养今春的玫瑰。我曾是酒杯，养过一束玫瑰：当初我就这样孕育你。我熟

悉酒杯高尚的曲线，因为我曾是你母亲的肚子。

为了要看你，我化为细尘，从墓里扬腾，密集在你的田地，我的种地的儿子！你为什么把我踩碎，头也不回？今天清晨，你穿过田地，那只唱着歌飞起的云雀，就是我心中绝望的冲动。

### 3. 情人的泥土

陶工，你有没有听到泥坯在你指间歌唱？你刚往泥坯注水，它就在你手下呻唤。那是他的泥土以及我骸骨化成的泥土，我们终于结合在一起！

我用身上每一颗微粒吻他，用每一颗微粒拥抱他。我们两个躯体举行一千次婚礼！我们被捣得粉碎，为了糅合得彻底！我们的爱情在酝酿滋生，象一群嗡嗡飞舞的蜜蜂！

假如你用我们制作塔那格拉陶人<sup>①</sup>，请把我们一起糅进陶人的额头或者心口。别让我们分离，隔开在两鬓或者双臂。最好把我们一起捏进腰部圣洁的曲弧，让我们在那里追逐嬉戏，永不停息。

啊，陶工！你哼着歌，心不在焉地把我们研磨，你何曾知道，一对情人在世间未能结合，化为泥土后却在你手中合而为一。

---

① 塔那格拉是古希腊城市，考古发现该地墓葬中有陶制人像，工艺精美。

#### 4. 致 孩 子 们

许多年后，等我变成一堆无声无息的尘土的时候，请同我一起，同我骸骨的泥土玩耍。假如泥瓦匠把我收去，拿我做成砖头，我就永远给砌进墙壁，而我厌恶寂静的壁龛。假如我给做成监狱的墙砖，听到被囚禁的人的啜泣，我会羞愧得面红耳赤；假如我是盖学校的砖头，清晨不能同你们一起歌唱，我也会悲伤。

我喜欢成为你们在乡间小路上游戏的泥土。紧压我吧，我属于你们；捣碎我吧，因为我给了你们生命；践踏我吧，因为我没有给你们全部的美和真。或者干脆唱着歌在我身上奔跑，让我有机会吻你们可爱的脚……

你们把我捏在手中时，请念一句美丽的诗，我在你们手指间会快活得劈啪发响。我会抬头望你们，在你们中间寻觅我教导过的孩子的眼睛和头发。

你们把我捏成任何形状，马上就把我弄碎，因为对孩子们的疼爱时刻在把我的心揉碎！

#### 5. 敌 人

我梦见我成了泥土，路旁三尺深色的泥土。傍晚，满载干草的牛车辚辚驶过，在空中留下香气，使我颤抖欣喜，因为我忆起我出生所在的田地；刈割者经过时，我也同样想

起；呜咽的晚钟使我的灵魂在冥顽的尘土下想到上帝。

我旁边的地上有一堆红色的粘土隆起，形状仿佛妇女的乳房，我思忖，不知她是不是也有灵魂，便发问：

“你是谁呀？”

“我吗，”她说，“我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简单地、害怕地称作的敌人。”

我回答：

“在我还是血肉之躯、青春年少、自视甚高的时候，我有憎恨之心。如今我成了发黑的尘土，连长在我头上的牛蒡、碾过我身体的大车轱辘我都爱怜。”

“我也不恨了，”她说，“由于我受过苦，我象伤口那么殷红，由于我要爱你，他们让我挨近你身边。”

“我希望你挨得更近些，”我回答说，“以前我从没有拥抱你，现在你最好待在我怀里。”

“我希望你在我心上，”她说，“在我心上被你憎恨灼伤的那个地方。”

一天下午，有个陶工路过，他坐下歇息，深情地抚摩两堆泥土……

“多么软和，”他说，“尽管一堆颜色深得发黑，另一堆红得象血，却一般软和。我要把它们带走，用它们做一个杯子。”

陶工把我们揉和在一起，如同两股清风、两股清水，融合得不分你我。人间任何酸液、任何化学药剂都不能将我们分离。

他把我们放进熊熊的炉窑，我们焕发出阳光下最灿烂的光泽：一朵玫瑰，娇艳欲滴……

陶工把炽热的杯子从窑中取出，觉得它瑰丽如花：天哪，他居然做出了一朵花！

用那杯子盛水，水就变得甜美，买杯子的人喜欢往杯子里倾注最苦的汁液：苦艾汁、毒芹液，再倒出来时，都甜得象蜜。即使该隐<sup>①</sup>的灵魂在杯里沉浸，再倒出水时也变得纯净。

## 6. 双耳细颈陶罐

你在河边找到红色的陶土和黑色的陶土；你用热烈的眼光把它们做成双耳细颈陶罐。

陶工，请你替所有的人制作各种不同的陶罐，因为每个人都要求罐子同他们的心匹配。

做个农民的陶罐，耳柄要结实，形状圆墩墩的，象小孩的面颊。它是健康的陶罐，不会使人觉得可笑。

做个耽于声色的人的陶罐，要象热爱的人的肉体那么炽烈；但是给它一片薄嘴唇，以便净化它的本性。

做个伤心人的陶罐，要象泪珠一般单纯，不要花纹，也不要彩色，因为它的主人不会从它身上寻找美。把枯叶和进泥坯，以后从罐里喝水就可以嗅到秋天的气息，那同他的

---

① 该隐：《圣经·旧约》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出于妒忌，杀了胞弟亚伯，上帝罚他终身流浪。

心情十分贴切。

做个吝啬人的陶罐，象捏紧的拳头一般粗鄙，总是舍不得给予，剥掉一点就会象石榴似的鲜血淋漓。那是怨恨的陶罐。

做个莱奥帕尔迪<sup>①</sup>陶罐，那是受折磨的人的陶罐，再多的爱情也不能把它注满。替他们做个能照见内心的容器，让他们更憎恨自己。别往里面灌酒或水，那是绝望的陶罐。它那空虚的心胸比盛满鲜血时更惴惴不安。

## 7. 杯 子

“我们都是杯子，”陶工对我说，他看我露出微笑，又说道：“你是个倒空的杯子。巨大的爱情使你倾倒，你再也不能盛满。你不卑贱，不愿跟别的杯子一样，低三下四地到水池去舀不净的水。我的某些陶罐晚上承受涓涓细流，维持短暂的清新，你却不屑接纳点滴爱情。你颜色不红，而是焦渴得发白，因为极度的炽热造成了极度的白色。”

## 8. 限 制

“杯子由于身为杯子而痛苦，”陶工接着说。“它们自怨

---

<sup>①</sup>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体弱多病,遭遇坎坷,作品充满悲观情调。

自艾，因为一辈子只盛千百滴泪水，几乎从没有机会接纳强烈的啜泣。它们在命运的手中颤抖，但不相信由于自己是杯子而竟会这么犹豫。杯子眺望大海（海是硕大无比的陶罐），也会悲从中来。它们恨自己狭窄的杯壁，细小的杯底，难得离开尘土，接受些许阳光。”

人们在爱的时刻拥抱，从不只伸一手，总是象陶罐那样张开双臂！

杯子沉思冥想地端详所有事物，由于自己在阴影中变得庞大，看不到事物的短暂。

上帝赋予杯子形状，杯壁仍旧带有一丝香气，它们时常询问，在哪个芬芳的花园中将它们捏成。

## 9. 干 渴

“一切杯子都感到干渴，”陶工接着对我说，“那些杯子同我的一样，也是粘土制成。人们让它们大张着口，承接天上的露水，让它们所盛的美酒赶快干涸。”

即使斟满的时候，杯子也不觉得幸福，因为所有的杯子都憎恨它们杯中的液体。葡萄酒杯讨厌葡萄压榨机刺鼻的气味；芳香油杯厌恶油的稠厚，羡慕盛清水的杯子。

盛血的杯子日子真不好过，因为它们内壁凝结血块，不能到溪流里去洗清。

为了描绘人们的焦虑，只要画他们干渴的嘴唇翕动的脸庞，或者只画一个杯子，它也是一张干渴的嘴。

# 狂喜的诗

## 1. 我在哭泣

你说了爱我之后，我止不住热泪的淌流。你对我说，你我相偎相依，无论天涯海角。

你给我的幸福出乎意料，来势之猛使我受不了。你原可以象喂病人喝水那样，一点一点的给我，可是你让我就着涌泉痛饮！

我伏在地上，在我灵魂领悟之前，我会一直哭泣。我的感官、我的脸庞、我的心都听到了。我的灵魂还不明了。

美妙的下午已经消逝，我摇摇晃晃地在回家的路上走去，扶着路旁的树干……这条小道我上午已经走过，但是我觉生疏。我惊讶地望着天空、山谷、村落的屋顶，我打听它的名称，这一切都恍同隔世。

明天，我坐在床上，请别人呼唤我，我要听听自己的名字，相信这是真的。我会再一次哭泣。你给我的幸福来势太猛，使我受不了！

## 2. 上帝

现在同我谈谈上帝，我会理解你的意思。

上帝是你久久地瞅着我眼睛时的恬静，是没有言语干扰的心领神会。上帝是这种热烈而纯洁的委身，是这种难以言宣的信任。

他跟我们一样，爱黎明、中午和夜晚，在他自己，正如在我们两人看来，他刚开始懂得爱……

除了爱之外，他不需要别的歌曲，他从叹息唱到抽噎。接着又回到叹息……

他是盛开的玫瑰的完美，一片花瓣也没有掉落。

他是一种圣洁的信念，认为死亡只是难以置信的谎言。

啊，我现在对上帝有所了解。

## 3. 世人

“他们并不相爱，”人们说，“因为他们没有相互追求。他们没有亲吻，因为她仍然纯洁。”他们不知道我们互相瞅一眼就已倾心！

你干活的地点离我很远，我所处的地方不在你身边。虽然如此，我一面干活，一面仿佛把你织进了羊毛毯，你在老远的地方一定觉得我的眼光落到你低着的头上。你的心会被柔情揉碎！

白天过后，我们有片刻时间可以相会；但是爱情要把我们折磨到第二天傍晚。

那些沉溺在放荡情欲而没有结合的人，不会理解我们互相瞅一眼就成了夫妇！

#### 4. 他们议论你……

他们在我面前议论你，碎嘴贫舌，血口喷人。为什么人们的话这么多，也不怕费劲？我闭上眼睛，在心里瞅着你。你纯洁无瑕，象是清晨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

他们在我面前夸你，没完没了。为什么人们的话这么多，也不怕费劲？……我不声不响，人们的夸奖在我心头升起，象海面的水汽一般明亮。

另一天，他们没有谈到你，却把别人说得天花乱坠。我对陌生的名字毫无兴趣。你的名字没人提起，但是象春天一样，虽然没有人歌唱，它却满山满谷。

#### 5. 我在等你

我在田野等你。太阳就要落山。夜晚来到平原，你象肯定降临的夜晚一样，会来同我相见。快点吧，我想在暮色中看到你的面庞！

你来得真慢！你仿佛陷在沉重的泥土里。如果你这会儿停步不前，我焦急的脉搏也将停止，我将吓得苍白发呆。

你象泉水唱着歌来到山谷。我已经听到了你的声音……

快一点吧！将要消逝的白天想在我们紧贴的面孔上离去。

## 6. 把我藏起来吧

把我藏起来吧，别让人家看见。如同树干藏树脂那样把我藏起来吧，我在幽暗处给你芳香，象树脂一样使你温柔，别人不会知道你甜蜜的缘由……

没有你，我就无所适从，变得丑恶，仿佛是从泥土里拔出来的树根。

我为什么不能变得很小很小，象核里的果仁？

让我变成你的一滴血液吧，我将流到你的面颊上，如同葡萄藤叶上一个鲜艳的红点。让我变成你的叹息吧，我将在你胸中升降浮沉，在你心里翻滚，我飞到空气里重又进入你身体，我一辈子就这样嬉戏……

## 7. 四瓣的花朵

我的灵魂一度是果实累累的大树。那时候，人们看了红喷喷的果实就有丰饶的感觉；听到千百只鸟在我的枝叶下歌唱就心醉神迷。

后来它成了一株灌木，枝条稀疏弯曲，但仍能分泌出芬

芳的脂液。

如今只是一朵小花，一朵四瓣的小花。一片花瓣叫美，另一片叫爱，它们相距不远；第三片叫痛苦，最后一片叫慈悲。它们先后舒展，再没有别的花瓣。

每片花瓣底端都有一滴血，因为对我说来，美是痛苦，我的爱全是折磨，我的慈悲来自创伤。

早在我是大树时，你就知道我，可是你这么晚，到了黄昏才来找我，也许没有认出我就打我身边走过。我在泥土里悄悄地瞅着你，从你脸色就能看出一朵泪珠般简单的小花会不会使你满足。如果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到了奢望，我就不阻拦你，让你朝如今是大树的别人走去。

因为今天我只能同意那样一个人和我在尘土里待在一起，他应该谦卑，满足于微弱的光辉，别无他想，把面颊永远贴在我的泥土上，嘴唇碰着我，把整个世界忘却！

## 8. 影 子

傍晚时，你向田野走去，在草上留下足迹，让我可以跟踪。你循着熟悉的小路，一直走到那些金色的白杨树，再从金色的白杨树走到青灰色的山峦。一路上左顾右盼，抚摩树干；等我走过时，它们便可以把你的爱抚向我归还。你对着山泉照照自己，让山泉把你的影子保留片刻，等我来到。因为在这众生芸芸的世界上我再也见不到你。

## 9. 如果死亡来到

如果你受了伤，尽管叫我。不论你在哪里，尽管把我呼叫，不用害臊。我会赶去，即使去你那里的路上布满了荆棘。

我不愿意任何人，甚至不愿意让上帝替你搁好枕头。

我留着自己的身体替你的坟墓遮挡雨雪，我要把手蒙住你的眼睛，不让你看到可怕的黑夜。

# 艺 术

## 1. 美

一支歌是事物在我们身上造成的爱的创伤。

粗俗的人啊，使你激动的只是女人的肚子，女人的肉体。我们也激动，世上一切美的事物都使我们深深激动，繁星点点的夜晚在我们心中激起的爱，象肉体之爱一般强烈。

一支歌是我们给世上美的事物的答复。我们答复时，正如你面对裸露的乳房一样，激动得无法自持。

我们用血回答美的爱抚，响应它的无数召唤，这时候，我们比你更痛苦。

## 2. 歌 唱

一个女人在山谷中歌唱。暮色苍茫，模糊了她的身影；但她的歌声仍在田野上空回荡。

她的心已经碎裂，有如今天下午她在小河卵石上磕破的杯子。但她还在歌唱；缕缕不绝的歌声被隐秘的伤口磨得凄厉，悠扬的声调带着鲜血。

由于每日的死亡，其他的声音已在田野上消失，迟归的

鸟雀的鸣啭不久前也已停息。她的永恒的心，充满痛苦的生动热切的心，在她的声音中汇集了其他的声音。

她为谁歌唱，为了黄昏时默默无语凝视着她的丈夫，还是为了将孩子安抚？或者是为了自己，她的心比傍晚孤单的孩子更无寄托？

夜晚来临，由于歌声相迎，变得深沉；星星含着人的温情陆续睁开眼睛；星光灿烂的天空能解人意，懂得人间的酸辛。

水一般清澈晶莹的歌声涤荡了平原，把人们互相憎恨的日子洗净。那女人仍在高唱，辉煌的白天从她喉中升起，直上星空。

### 3. 梦 想

上帝对我说，

“我留给你的只有一盏夜晚的明灯。别人行色匆匆，已随爱情和欢乐离去。我把梦想的灯盏留给你，你可以在它柔和的光线下生活。

“它不会象热恋中的女人的爱情，使你内心如焚，也不会象她们脆弱的欢乐的杯子，在你手中碎裂。它的光亮使你安详。

“你借它的光亮，教孩子们念书，你的教导会带有罕见的柔情。你在灯光下纺织毛麻，它广阔的光晕会使毛条和麻束变得很大。

“你在灯光下说话，言语会比在刺眼的日光下想说的话更为婉约。

“燃灯的油来自你的心脏，有时受了挫伤，会使你感到隐隐作痛，仿佛急于酿出蜜汁或油液的果实。但那又何妨！

“它的宁谧的光线映入你眼帘，那些眼睛里燃着酒焰和欲火的人不禁自问：

“‘那女人身上是什么火焰，既不能使她热烈，又没有把她销蚀？’

“他们认为你孤苦无告，不会引起他们爱恋；他们甚至觉得应该对你怜悯。其实你在他们中间，以你的眼光使他们心地平静，你才是慈悲的化身。

“你在这盏灯光下，可以阅读人类激情产生的热烈诗章，觉得意味更加深长。你可以倾听小提琴的旋律，假如你注意别人的神情，你便知道你的悲欢更为深刻。

“醉心信仰的牧师来同你谈话，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上帝温柔持久的陶醉，他会对你说：

“‘你心中始终有着上帝；而我只在心醉神移的时候才充满对他的崇拜。’

“人们遭到巨大灾难的时刻，丧失了对他们来说是明灯的金钱、妻子或情人时，才能体会到你是唯一富足的人，因为尽管你两手空空，无儿无女，家徒四壁，你的脸却沐浴在你辉煌的灯光下。自以为幸福、向你表示怜悯的人将感到羞愧！”

## 4. 艺术家十诫

一、要爱美，因为它是上帝投在宇宙间的影子。

二、没有无神的艺术。你可以不爱创世主，但你按照他的形象创作时，就对他作了肯定。

三、不能以美作为感官的诱饵，而应作为灵魂的天然营养。

四、不能以美作为纵欲或虚荣的借口，而应作为圣洁的仪式。

五、不能到集市上去寻求美，也不能把你的作品拿到那里去，因为美是童贞女，在集市上交易的不是她。

六、美从你的心灵上升，成为你的歌声。从而首先将你净化。

七、你的美也称作慈悲，它能安慰人们的心灵。

八、要把你的作品看作亲生子女，长年倾注心血。

九、对你来说，美不应是麻醉的鸦片，而应是激励你行动的美酒，假如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也就不是艺术家。

十、你完成每一件创作后，应当感到遗憾，因为它总是比你理想的逊色。

## 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诗评<sup>①</sup>

“我知道我也会爱上死亡。”

不，我不信我死后会迷途。

假如我必然变得芦苇那般空虚，那你又何必使我充实？  
假如你不打算象深秋采熟葡萄那样将我收摘，又何必每天  
早晨把阳光往我额头和心口挥洒？

不象别人那样，我觉得死亡既不冷漠也不凄凉。我觉得  
它更象是火一般的热情，使血肉脱落，灵魂沉沦。

死亡的拥抱极其冷酷粗暴。啊，上帝，那就是你的爱，  
你的可怕的爱！你以这种方式使人们粉身碎骨、噤若寒蝉。

“我由于认识你，在人们中间吹嘘……”

人们如痴似醉地颂扬你的特点，我提到你时，象丹青妙  
手画百合花瓣那般把你细细描绘。出于爱，出于爱的夸张，  
我发现了永远不会看到的细节。人们跑来问我，因为他们  
不断发现你象花香似的弥漫在我的歌里。我看到他们比干  
渴求水的人更为急切，便向他们谈你，尽管我自己对你还不  
熟悉。

我的上帝，请你原谅我的僭越。那是因为他们，也因为我自己渴望象看百合花叶那样清晰地看你。贝督因人在沙漠中的焦急使他们看到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我静悄悄地倾听你的声音，我觉得自己血脉的搏动仿佛是你在我头上的鼓翼，我把这声音归诸于你。你了解我的虚妄，莞尔一笑，笑容充满了温情和悲哀。

是啊，这同我们等候旅人，望眼欲穿的情况相似。旅人并没有来到，但是我们热切的眼睛老是盯着天际远处，隐隐约约仿佛见到了他的身影……

我知道别人会责怪我的虚妄；但是你只是悲哀地微笑。你很了解：企盼使人急得要发狂，静寂在热切的耳朵边产生声响。

“摘下那朵小花。我怕它凋谢、枯萎、脱落，化为污泥。”

我确实还没有成熟，我的眼泪还不足以流满你的掌心。但是没有关系，我的主人：到了痛苦的日子，我能完全成熟。

我多么娇小，我怕没人注意，遭到遗忘，正象刈割者不屑一顾的麦穗。因此我要用歌声弥补我的渺小，万一你把我遗漏，可以让你再回头，我的刈割者。

---

① 泰戈尔(1861—1941)：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一生创作丰富，对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妇女的痛苦处境表示同情，谴责封建和种姓制度。他的诗作格调清新，有民族风格，但也带神秘色彩和伤感情调。

在你美妙的面粉里，我确实并非必不可少；在你的面包里，我确实不能增添什么香味。但是由于我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我了解你的深情柔意！我见你早晨到田野里，收集一颗在小草顶端颤抖的露珠，你吮吸的声音比接吻还轻。我还见你故意在黑莓丛中留下草茎树枝，给棕鸟筑巢。我幸福地笑着说：

“在我化为污泥之前，他会象采集颤抖的露珠那样把我采集；在最后时刻，他会象关怀棕鸟那样给我安身之地。”

那就采集我吧，快些采集！我没有在这世界上扎根。你嘴唇微微一动，就能把我吮吸；你稍一弯身，就能把我采集。

# 精神读物

## 1. 丑

你没有解开丑之谜。你不知道造物主为什么允许蛇在田野上生存。他允许蛇生存，让它在苔藓中穿行。

丑的生物在哭泣；我听到它的呻吟。瞧它烦恼的模样。你要爱痛苦的蜣螂，因为它们不象玫瑰那样带着幸福的表情。要爱它们，因为它们漂亮的愿望没有实现，完美的理想已经幻灭。它们同你的某些日子一样，尽管你倍加小心，那些日子却白白荒废，毫无意义。你要爱它们，因为它们同上帝无缘。

你要怜悯它们追求美的巨大热情。大肚子的蜘蛛纺织轻灵的蛛网，自有它美妙的梦想，蜣螂黑色的背上留着露珠，也想沾光。

## 2. 绷带

世上一切美的事物都是包扎你伤口的绷带。上帝把它在你面前摊开；为你展现春天的原野，有如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布。

那是大地的美景，喁喁的情话，白色的小花和五彩的卵石。一切美的事物都是上帝的恩惠。

一手向你伸出刺的人，另一手给了你微笑的缘由。别说这是残酷的游戏。你不知道（在上帝的化学变化中）泪为什么有它的必要。

你要把天空也看作绷带。一幅宽阔的绷带，低垂下来，把你心头的创伤安抚。

伤害你的人已经走开，但是一路上给你留下了做绷带的丝缕……

每天早晨，你打开阳台门，山峦间升起的黎明仿佛一条奇妙的绷带，预备安抚你一天的痛苦……

### 3. 致播种者

播种时，别瞧种子落下的地方；你若看人脸色行事，就会无所适从。你眼睁睁地盼望回答，人们认为你讨夸奖，尽管对你赞许，出于矜持，他们也不会理睬。你作了允诺，就心平气和，别再顾盼。他们见你走远，就会拣起你的种子；也许还会吻它，把它贴在胸前。

别把你的形象强加上你的主张。那会使你失掉自私者的好感，自私自利的人充斥世界。

同弟兄们说话，要在傍晚昏暗的时刻，让你的面孔变得模糊，掩饰你的声音，与别人混淆不清。让别人把你忘却，把你忘却……要象果实成熟脱落的树枝，别留下任何痕迹。

即使最讲究实际、自称对理想最不感兴趣的人，也了解理想的无比价值，他们不愿推崇充满理想的人。

父亲无意中发现仇人在吻他的儿子，便原谅了仇人，你要学那个父亲的榜样。在你美妙的和解的想象中，让他吻吧。悄悄地瞧着他，面带微笑……

你要满足于胸襟坦荡的庄严的欢乐；你要满足于美妙无比的纯洁的冥想回味。那是上帝与你灵魂共享的神秘。难道那压倒一切的证明还不能使你满意？他早已了解、看到，永远不会忘记。

上帝默不作声，因为他谨慎腼腆。他把众生和万物的美悄悄地在河谷山峦撒遍，比小草生长的声息还要轻微。热爱万物的人观看玩味，把脸凑近它们，心荡神移。他却没有替这一切起过名字！他始终不声不响，只是微笑……

#### 4. 上帝的竖琴

他管大卫<sup>①</sup>叫“第一乐师”，他同大卫一样，也有一架竖琴：琴弦是人们的心弦。热情的弹奏者手不停挥，琴声不断。

从早到晚，上帝给人们送来旋律。

耽于声色的人心弦发出靡靡之音；正直的人心弦有金石声；痛苦的人心弦象海面的风声，从啜泣到呼号，千变万

---

<sup>①</sup> 《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大卫曾侍候扫罗王，为他弹琴。

化。弹奏者的手没有它那么快。

该隐的灵魂歌唱时，天空象杯子似的碎裂；波阿斯歌唱时，声音的甜美使人联想到高高的禾堆<sup>①</sup>；约伯歌唱时，天上的星星也为之动容。约伯倾听他痛苦的河流变成幸福……

乐师听他创造的灵魂的歌声，时而沮丧，时而兴奋。

竖琴从不停息；弹奏者和倾听的天空毫无倦意。

流汗耕作的人有时否认上帝，却不知道上帝在拨动他的心弦；分娩的妇女也不知道那时刻她的心弦在淌血。只有虔诚的人了解，他听着琴声，抚摩着伤口，永远在天堂歌唱。

## 5. 幸 福

你没有丧失任何东西！绿色的大地搂着你，象宽阔的胳膊，天空笼罩着你的额头。此时此地，你觉得应该有个行人。路边有棵树，一棵颀长婆娑的山杨。你把它看作行人的身影。他停下来歇息；正瞅着你。

你没有丧失任何东西！一片浮云拂过你的脸庞，盘绕、温柔、生动。你闭上眼睛。云轻轻搂着你脖子，并不打扰。现在一颗泪珠滚下你面颊。那是一个宁静的吻。

你没有丧失任何东西！

---

① 《圣经·旧约》人物波阿斯同情寡妇路得，帮助她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后娶路得为妻。

# 受 难 的 主 题

## 1. 橄 榄 树

当骚乱的人群已经走远，消失在夜色中时，橄榄树开始纷纷议论：

“我们看见他走进果园。”

“我缩回一根枝桠，免得擦着他。”

“我弯下腰，好让他抚摸。”

“我们都以震惊的眼光望着他！”

“他同门徒说话时，我挨得最近，听到了人类最甜美的声音。”

“天使捧着苦杯降临时，我们用枝叶密密匝匝围住，不让他喝。”

“他饮尽苦杯时，嘴上的苦味透过树叶，一直冒到树冠。我们的叶子现在比月桂更苦，鸟儿再也不会啄食！”

“我们的根吮吸了他带血的汗水。所有的根都已吸到！”

“我一片叶子落在彼得脸上。他睡得很香，没有惊醒。弟兄们，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人们并不相爱，即使他们想爱，也不真心实意。”

“犹大吻他时，他挡住了月光，不让我们看见。”

“可是我的一根枝桠看到了他，结果臊得一直红到树干。”

“那会儿，我们中间谁都无地自容！”

“我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只有山上的铃兰看他经过。他为什么不在我们的树荫下睡个午觉？”

“假如我们以前见过他，现在更会悲痛，甚至不想活。”

“他上哪儿去了？这会儿他在哪里？”

“有个士兵说，明天要在山上把他钉上十字架。”

“他临终前垂下头，也许会瞧瞧我们；也许会用眼光寻找他爱的山谷，那时就能看到我们。”

“他可能遍体鳞伤；这会儿他可能同我们中间的一位相象，也是伤痕累累。”

“明天，人们要把他抬下山谷埋葬。”

“那我们就把果实里的油全流下去，让我们的根在地下汇成一股橄榄油流，输送给他的伤口！”

“天亮了，我们的叶子全变白了！”

## 2. 吻

在果园里的那晚，犹大睡了片刻，他梦中同耶稣一起，因为他只梦见他所爱的人或者他所杀的人。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吻我？你告密时，可以用剑刺我。我的血象

杯里的酒，随时准备倾注；我的心不惧怕死亡。我原以为你会躲在树丛后面，不至于公开露面。

“你为什么吻我？有你这么一吻，做母亲的不愿再吻她的儿子，世上一切被吻的东西都将躲避这种阴暗的爱抚。我怎样才能抹掉你的吻，不让今春的百合花受到玷污？你的吻对世人的信任是个亵渎！”

“你为什么吻我？用刀子杀人的人已经洗涤了他们的罪孽；他们已经洁净。”

“今后你怎么生活？树木可以更换溃烂的树皮；你再接吻，却没有别的嘴唇；你吻你母亲，嘴唇一碰到她，就会使她头发变白，正如见到你的橄榄树，它们一经领悟，树叶就褪去颜色。”

“犹大，犹大，谁教你那么吻人？”

“妓女教的，”他嘶哑地回答，汗血湿透了他四肢，他象树木要摆脱溃烂的树皮一样，想把嘴唇咬脱。

嘴唇仍在犹大的骷髅上，没有脱落，它半开半合，仿佛还在吻。他母亲扔去一块石头，要使它合上；蛆虫啮咬它，想使它脱落；雨水浸泡它，想使它腐烂，但是枉然。它在地下仍旧亲吻！

# 家庭的诗

## 1. 灯

祝福我的灯！它那传情的眼神多么温柔，多么甜美。

它在我屋子中间燃着。淡淡的光线不足以使我胸前的泪珠闪烁……

我随着心中的幻想改变火苗的光亮。我祷告时，觉得它放出蓝光，我的房间便成了幽深的峡谷，我不必在谷底高声祈求。我悲哀的时候，它散发紫光，让周围的事物同我一起忧伤。

它比我偎依过的胸口更了解我的生活。多少夜晚，它勾起了我的愁思，我内心的创伤，现在不再烧灼，只有一丝持续的隐痛……

夜幕降临，两目茫然的死者也许要来到灯火中寻找光明。那个不声不响、深情地望着我的死者又是何人？

如果它通人情，会为我的伤心感到烦恼，或者出于热烈的关怀，会一直陪伴着我，即使慈悲的睡意已经来到。它是完美的。

外面看不清屋里，路过的敌人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我要给所有的物品，小至这盏灯，一种难以觉察的光明，不让

剥夺幸福的人侵占。

它的一圈光晕绰绰有余，足以照亮我母亲的脸和打开的书。我只要求这盏灯所照亮的东西，其余的都可以拿去！

我祈求上帝，让悲伤的人今晚都有一盏柔和的灯，缓和他们泪水的闪光。

## 2. 火 盆

火盆，穷苦人的喜悦：我们瞅着你，仿佛见到了瑰丽的宝石！

我整晚享受你不同程度的温暖：先是裸露的红炭，然后一层薄纱似的灰烬，给你抹上不太炽烈的玫瑰红色；夜晚将尽，一层轻柔的白色把你掩盖。

我的梦想或回忆随着你的燃烧而点旺，又随着你炭火的熄灭而缓缓淡去。

你多么亲切：没有你，家固然存在，但是我们感不到家庭的温暖。

你启迪我：火苗的燃烧把人们团结在它周遭，我童年瞅着你时，曾希望我的心同你相似。我要孩子们聚拢在我周围。

我的亲人们的手在你的炭火上凑到一起。尽管生活使我们各奔东西，大家把手凑在火上的情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为了享受更多的温暖，我把你敞开，我不愿意你奇妙的

炭火受到遮盖。

青铜色的光环使你神采飞扬，显得高贵。

我的祖母辈在火盆里焚烧芳草，驱赶邪恶的鬼魂，为了让你想起她们，我也常把芳草撒在你火上。

我瞧着你，家里的旧火盆，我要对你说：

“但愿天下穷苦人今晚都能烧上火盆，让他们悲哀的手带着爱凑在你上面！”

### 3. 陶 土 水 罐

陶土水罐，颜色象我面颊那般黑红，解渴多么方便！

山谷里的涌泉比你甘冽；但是离得远，我今晚不能去泉边。

每天早晨，我把你缓缓灌满。泉水欢唱着流入；等它停息时，我吻你颤动的嘴，感谢你的恩惠。

你优美健壮，象农妇的乳房。当我吸不到妈妈的奶时，你哺育了我。

你可看到我干燥的嘴唇？我的嘴唇渴望着上帝、美和爱。三者都不如你那样朴实温顺，都使我的嘴唇一直干得发白。

你可感到我的深情？

夏天我把你搁在湿沙上，让你清凉，有一次，我用湿泥把你的一条裂缝糊上。

我干许多事情都拙手笨脚，但一直想做温柔的主人，物

品轻拿轻放，把它们当成有感觉的生命。

明天我要去田野，割些芳草，浸泡在你水里。

我希望所有的穷苦人跟我一样，在这午睡的时光，有个陶土水罐，能解除他们痛苦的干渴！

# 校 园 散 文

(故事五则)

## 芦苇为什么是空心的

### 1

一天，社会革命也波及植物世界。据说这里为首的是芦苇。风本来就是造反的老手，它大肆宣扬，没多久，这消息就成了植物群落的唯一话题。在这场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年高德劭的森林和少不更事的花园都亲密地团结起来。

争取哪方面的平等呢？木质的坚硬，果实的丰饶，还是享用好水的权利？

都不是；它们争取的仅仅是高度方面的平等。它们的理想是长得一般高，谁都不要低人一头。玉米并不想变得橡树那般壮实，它但求自己蓬松的花穗在橡树梢的高空摇头晃脑。玫瑰并不渴望变得同橡胶树一样有用，它只企求自己够到橡胶树冠那么高，可以把它当作枕头，让自己的花朵在上面安卧。

虚荣，虚荣，真是虚荣！某些明智的花儿，例如羞怯的紫罗兰和坦荡的白睡莲，谈到上帝对世人的告诫和狂妄自

大的坏处,但是不管用。它们的话被当成昏愤的胡言乱语。

一个长须飘垂的老诗人以美的名义谴责了这一设想,并且在整齐划一的问题上说了一番聪明睿智的话。

## 2

它们是怎么达到目的的呢?据说有一些奇怪的影响。土地的精灵在植物底下注入它们大得惊人的活力,丑恶的奇迹就这么出现了。

各种禾本植物和灌木仿佛听从星辰的急急勒令似的,一夜之间疯长了几十公尺。

第二天,农民们从茅屋里出来,见到眼前的苜蓿长得有大教堂那么高,麦子地变成一片金光灿灿的原始森林,一惊之下,几乎厥倒。

谁看到这副景象都会发疯。牲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魆魆的草地里奔突吼号。鸟雀啁啾不休,它们的窝巢挂在前所未有的瞭望塔上。它们不能飞下来寻觅种子充饥了:因为阳光璀璨的土地、平易可亲的草坪都没有了。

赶着牲口的牧民们在牧场前面望而却步;白色的羊群怎么也不肯走进那个密实昏黑的地方,因为一进去就象泥牛入海,凶多吉少。

这时候,胜利的芦苇笑了,它们喧嘈的叶子拍打着桉树绿得发蓝的树梢……

据说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是衰败。

情况是这样的。喜荫的紫罗兰紫色的脑袋整天曝晒在大太阳下面，不久就枯萎了。

“没关系，”芦苇赶忙说，“本来就无关紧要。”

（但是在多愁善感的国度里，大家为紫罗兰哀伤。）

百合花的茎干拔高到三十米，支撑不住，自己断了下来。大理石般洁白的花冠，象断头台上皇后的脑袋一样，齐蒂滚落。

芦苇仍旧振振有词地辩解一通。（但是赐人美丽与欢乐的三女神在树林里奔走号哭。）

柠檬树长得太高，在没遮没拦的劲风的吹刮下，花朵全部脱落，今年没有希望挂果了。

“那有何妨，”芦苇又大放厥词，“它们的果实本来就太酸！”

苜蓿茎象火燎布毛一样蜷曲收缩，变得枯焦。

麦穗耷拉着脑袋，失去了它们婀娜多姿的风韵；长得邪乎的躯干倒伏在地，象是毫无生气的铁轨。

马铃薯只顾往高处长，把养分全耗在杆上，块茎仿佛得了佝偻病，比苹果籽还小……

芦苇这下可笑不出来了；心情开始沉重。

灌木和禾本植物的花都不能受孕，因为昆虫累断了小

翅膀也飞不到它们那般高。

不用说，人们吃不上面包或果子，牲畜吃不上草料；世上只有饥荒、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树安然无恙，跟以前那样健壮。因为它们没有虚妄的过错。

芦苇终于也倒下了，因为没有层次的植物的簇叶错综纷纭，阻碍潮气的蒸发，使芦苇烂了根，这件事标志着平均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

这时，人们发现在刮平均风之前，芦苇的茎杆本来是实心的，现在却空了。它们不自量力，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把老底全给掏空了，如今落到木偶和橡皮玩偶的地步。

在事实面前，谁都找不出理由来为平均主义的理论辩护了，此后几千年，再也没有人提起。

大自然一向是慷慨大度的，它在六个月内弥补了一切损害，使那些忘乎所以的植物重新长成正常。

长须飘垂的诗人睽离好久之后又来到了，他欣喜非常，歌颂了新的时期：

“这有多好啊，我可爱的植物。一切都象上帝创造时那么美好：橡树魁伟，大麦娇弱。”

大地又变得丰饶；牲畜长了膘，人们都吃饱。

但是肇事的芦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永远是腹中空空……

## 玫瑰为什么有刺

玫瑰有过同其他许多植物相似的遭遇。最初，由于它庞大的数量和它置身的地点，玫瑰也是平民化的花卉。

如今的玫瑰高贵得象公主，谁都不会想到以前它干过装点道路的差使。但是一点不假。

有一个炎热的日子，上帝乔装成朝圣的香客，在世上漫游了一整天，回到天堂之后，只听他开言道：

“可怜的世界里那些道路太荒凉啦！太阳直勾勾地晒着，我看到路上的行人热得发昏。牲口用它们粗鲁的语言诉苦抱怨，人们破口大骂。再说，路旁那些斑驳倾圮的干打垒土墙也太难看了！”

“道路是神圣的，因为它们沟通远方的城镇，还因为追求生活的人们要利用道路之便，商贩的心里充满希望，朝圣者的灵魂洋溢喜悦。

“如果我们给那些道路提供凉快的遮盖，增添悦目的景色：让人们得到树荫和欢乐，那将是件好事。”

于是，他让路边长了枝条婆娑的垂柳，颀长葱茏的白杨和花枝招展的玫瑰，把丑陋的土墙打扮得多采多姿。

那时候的玫瑰雍容华贵而又平易近人；可是没完没了的剪插繁殖使它们衰退了。

商贩和朝圣者看见一排白杨象纯洁的少女注目迎送，他们在凉爽的柳树下拍打征尘仆仆的便鞋，不禁微笑了。

当他们发现墙上多了一幅绿色的壁毯，上面点缀着红、白、黄各色花朵，煞是好看，他们的微笑充满了幸福感。连牲畜也快活得昂首嘶鸣。道路上升起奇异的歌声，打破了田野的恬静。

但是同以往完全一样，人们这次又糟蹋了理应珍惜的东西。

白杨的高度使它们免遭侵犯；柳树慵倦的枝条没有吸引力；而玫瑰却使人神往，它们象东方香料那么芬芳，象山上的小姑娘那么没有自卫能力。

玫瑰在路旁待了一个月，给折腾得遍体鳞伤，只剩下三四朵残花。

玫瑰象女人一般，吃了亏可不愿意忍气吞声。它们告到上帝那儿，说话时气得声音发抖，面孔涨得比它们的姊妹虞美人还要红：

“那些人真不识好歹，上帝；他们不配蒙受您的恩惠。前不久，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完美无缺的，瞧我们现在成了什么模样。

“我们原想取悦于人，并且为之做出了奇迹：我们尽可能舒展花冠，以便吐出更多的芬芳；我们让茎秆使劲干活，吸取汁液，以便保持我们的娇艳。

“一个牧人路过。我们低头看看跟在他背后的一团团棉花似的羊只。那个混小子说：

“‘彩霞一般红，还象故事里的女王那样低头向我打招呼呢。’

“他从我身上摘走长在一根大茎上的两朵并蒂花。

“他走后，来了一个庄稼汉。他吃惊地睁大眼睛嚷道：

“‘怪事！土墙穿上花布衣服啦，真是老来俏。’

“他接着说：

“‘给我的闺女阿妞卡和她的玩偶摘些回去。’

“他把一根开着六朵花的枝条全折下来。

“又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朝圣者。他盯着我们瞧时神色真怪：前额和眼睛仿佛都在闪光。

“他嚷道：

“‘上帝创造出这样纯洁美好的东西真应该赞美！主啊，让我通过她向你颂祷！’

“他把我们最漂亮的妹妹带走了。

“随后来了一个顽童。

“‘真棒！’他说。‘路上居然也有花！’

“他采了一大捧，唱着歌离去。

“上帝啊，这种日子没法过啦。要不了多久，土墙又会跟以前一样：我们全得完蛋。”

“你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自卫！人用荆棘蒺藜保护他们的菜园。您不妨在我们身上加些相似的东西。”

善良的上帝苦笑一下，因为他本意是创造仁慈的美，他回答道：

“好吧！看来有许多事情都得这么干。人们使我不得不在我创造的东西里加一些敌意和损害。”

玫瑰树皮鼓了起来，逐渐形成尖利的隆起：那就是刺。

人的秉性总是不公平的，后来说上帝创造的事物没有先前那么仁慈了。

## 玫 瑰 树 根

地下同地上一样，有生命，有一群懂得爱和憎的生物。

那里有黧黑的蠕虫，黑色绳索似的植物根，颤动的亚麻纤维似的地下水的细流。

据说还有别的：身材比晚香玉高不了多少的土地神，满脸胡子，乐天知命。

有一天，细流遇到玫瑰树根，说了下面的一番话：

“树根邻居，象你这么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呢。谁见了都会说，准是一头猴子把它的长尾巴插在地里，扔下不管径自走了。看来你想模仿蚯蚓，但是没有学会它优美蜿蜒的动作，只学会了喝我的蓝色汁液。我一碰上你，就被你喝掉一半。丑八怪，你说，你这是干什么？”

卑贱的树根说：

“不错，细流兄弟，在你眼里我当然没有模样。长期和泥土接触，使我浑身灰褐；过度劳累，使我变了形，正如工人变了形的胳膊一样。我也是工人，我替我身体见到阳光的延伸部分干活。我从你那里汲取了汁液，就是输送给她的，让她新鲜娇艳；你离开以后，我就到远处去寻觅维持生命的汁液。细流兄弟，总有一天，你会到太阳照耀的地方。那时

候，你去看看我在日光下的部分是多么美丽。”

细流并不相信，但是出于谨慎，没有作声，暗忖道，等着瞧吧。

当他颤动的身躯逐渐长大，到了亮光下面时，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树根所说的延伸部分。

天啊！他看到了什么呀。

到处是一派明媚的春光，树根扎下去的地方，一株玫瑰把土地装点得分外美丽。

沉甸甸的花朵挂在枝条上，在空气中散发着甜香和一种幽秘的魅力。

成渠的流水沉思地流过鲜花盛开的草地：

“天哪！天哪！想不到丑陋的树根竟然延伸出美丽！……”

## 牛 蒡

有一次，花园（富人的花园）里的百合花向别的花朵打听基督的情况。因为主人先前在园中漫步，赞叹刚开放的花朵时，提到了这个名字。

一朵紫红色的萨朗<sup>①</sup>玫瑰回答道：

“我不认识他。多半是个乡巴佬，因为凡是王孙公子我都见过。”

---

① 萨朗(Sarón)：西班牙北部桑坦德省的港口小镇。

“我也没有见过他，”一朵娇小芬芳的素馨说，“骚客雅士没有一个不闻过我的小花的。”

“我也没有见过，”一朵清高的茶花淡淡地说，“肯定是个粗汉；因为我在所有美貌的男女胸前待过……”

百合花又说：

“看来他同我没有相似之处，可是主人今天早晨见到我时却提他的名字。”

这时，紫罗兰插嘴了：

“我们中间准有人见过他：就是我们可怜的牛蒡兄弟。他住在路边，过往行人都认识，并且老是蓬首垢面的向所有的人招呼。尽管他风尘仆仆，他还算可爱，因为他的花和我的色泽差不多。”

“说得有理，”百合花答道。“牛蒡一定认识基督；不过你把他称作我们的人却不对头。他有刺，并且跟无赖一样坏。他确实也是无赖，因为羊群在他身边走过，他都要捞一把羊毛。”

但是百合花假惺惺地捏着嗓子向路边喊道：

“牛蒡兄弟，我们可怜兄弟呀，百合花问你认不认识基督。”

牛蒡疲倦的声音断断续续随风飘来：

“认识；他在这条路上走过，我还触摸过他的衣服，我，一株可怜的牛蒡！”

“他真的象我吗？”

“有一点象，只是在月光使你显得忧伤的时候才象。你

头仰得太高了。而他稍稍低着头；不过他的长袍和你的花瓣一样白，你能象他实在太幸福了。谁都不跟灰溜溜的牛蒡相比！”

“牛蒡，你说，他的眼睛是怎么样的？”

牛蒡绽开了一朵蓝花。

“他的心胸呢？”

牛蒡开出一朵红花。

“他的心胸是这样的，”牛蒡说道。

“这种颜色太刺眼了，”百合花说。

“春天来到的时候，他头上戴什么样的花环？”

牛蒡抬起他的刺。

“这种花环太可怕了，”茶花说。“玫瑰的小刺还可以原谅；但是这些长刺简直象山坡上的仙人掌一样扎人。”

“基督懂得爱情吗？”百合花惶惑地说。“他怎么爱？”

“基督是这样爱的，”牛蒡说着敞开他干枯的花冠，让有绒毛的种子随风飞扬。

“尽管你说了这许多，”百合花说，“我仍旧想见见他本人。牛蒡兄弟，有什么办法才能见到他呢？”

“要看他走过，要得到他的垂顾，你就得做路边的牛蒡，”他回答说。“他永不停息地在路上行走。他经过时对我说：‘你应当受到祝福，因为你在尘土中开花，让疲劳的路人赏心悦目。’他不会为了你的芳香而在富人的花园里逗留，因为他要在风中寻找另一种芳香，那就是人们心灵的创伤。”

但是，被称为基督的兄弟的百合花，基督儿时在山岗采摘的萨朗玫瑰，以及牵丝攀藤的忍冬都不愿意做路边的牛蒡，正如不愿跟随他去荒原的王孙公子和世俗妇女一样，他们一直没有见到基督。

## 池 塘

那是一个小池塘，里面的水全腐臭了。附近一株树掉下的叶子、鸟巢里飘落的羽毛，一接触池水就给玷污了，甚至池底的蠕虫也比别地方的长得黑。池塘边上连一丝翠绿的颜色都难看到。

一株树和几块大石头把池塘团团围住，阳光从来照不到她，她有生以来也没有见过太阳的模样。

可是有一天，由于附近在盖一家工厂，工人们寻找石料，到这里来搬大石头。

那是傍晚时候的事。第二天，第一缕阳光照到树冠，射向池塘。

阳光金色的手指伸进池塘，黑得象柏油似的一潭死水突然豁亮了：红玫瑰，紫罗兰，各色俱全，简直象是一块带有火样反射的宝石！

光明的箭穿透她胸膛时，她先感到惊异，如醉如痴；接着发现自己旧貌变了新颜，心头涌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欢愉；然后……她沉浸在狂喜之中，为那降临到她身上的神奇的变化默默敬慕。

池底的蠕虫最初由于住所的剧变而骚动；随后安静下来，怡然自得地观望头顶上那片金色的镜面。

上午、中午、下午就这么过去了。附近的那株树、树上的鸟巢、巢里的鸟，都感觉到它们身边发生的拯救行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池塘容光焕发对它们来说是见所未见的希罕事。

太阳下山时，它们见到一件更希罕的事。一整天的温暖和爱抚，不知不觉把一池浊水全吸干了。随着最后一缕阳光的消失，最后一滴水珠也蒸发升腾了。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淤泥坑，仿佛一只大眼睛的空眼眶。

树和鸟看见天上有一朵轻柔纯洁的白云飘过，它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空中那块绚丽的云曾是它们的伙伴，那片污泥浊水的池塘。

\* \* \*

至于其他类似的池塘，有没有仿佛出自天意、凑巧来到的工人替它们把大石头搬掉呢？



# 附 录

##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

“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  
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

——授奖词

## 发奖仪式上的介绍词

瑞典文学院院士 哈尔马尔·古尔伯格

法国普罗旺斯方言一度遭到上层社会的蔑视，但是由于诗歌的力量，一位母亲的热泪使它焕发光采，让人们重新发现了它的优美。据说，当米斯特拉尔（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sup>①</sup>，以地中海北岸风名作为姓氏的两位诗人中间的前一位）青年求学期间开始用普罗旺斯方言写诗时，他的母亲激动不已，泪如雨下。这位朗格多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并不十分领会这种卓越的语言。后来，米斯特拉尔又写了《弥洛依》，叙述一个美丽的农村少女和一个穷苦的手工艺人的爱情故事，这部史诗散发着鸟语花香的土地的芬芳，然而以残酷的死亡为结束。行吟诗人的古老的口语方言又成为诗歌创作的文学语言。一九〇四年颁发的诺贝尔奖金引起全世界对这一情况的注意。十年后，创作《弥洛依》的诗人溘然去世。

那一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一四年，一位新的米斯特拉尔在世界的另一端崭露头角。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花节赛诗会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以几首悼亡的十四行诗赢得了大奖。

她的事迹在南美洲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几乎染上了传奇色彩。如今她越过逶迤的安第斯山脉，远涉浩瀚的大西洋，终于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她的经历。

五十多年前，一位名叫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的未来的女教师出生在埃尔吉斯山谷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父亲姓戈多伊，母亲姓阿尔卡亚加，都是巴斯克人。父亲当过教师，颇有诗才，出口成章。他的才华似乎也夹杂着诗人常有的苦闷和不稳定性格。他曾为女儿布置了一个小花园，但她很小时，父亲却抛弃了家庭。她美丽的母亲（后来活到高寿）回忆说她时常发现孤独的小女儿在花园里同花儿鸟儿娓娓交谈。还有人说她曾被责令退学。学校大概认为她太笨，不值得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但她用自己的方法学习，获得丰富的知识，当上坎特拉小村庄一所学校的教师。二十岁那年，她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她同一个铁路职员有了热烈的爱情。

有关他们的恋爱经过，我们了解不多。只知道他背弃了她。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的一天，他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伤重身死。年轻的姑娘无限悲伤。象《圣经》里的约伯一样，她倾吐怨愤，质问上苍怎么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智利偏僻荒凉的山谷里升起一个声音，响遍四方。日常生活中一件平凡的悲剧失去了它的个人特征，进入了世界文学的

---

① 指法国诗人米斯特拉尔。

殿堂。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成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一位小小的外省教师，莫尔巴卡的塞尔玛·拉格洛夫<sup>①</sup>的年轻同行，成了拉丁美洲的精神女皇。

那些悼念死者的篇章给新诗人带来了声誉，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忧郁而充满激情的诗歌开始传遍整个南美洲。但直到一九二二年，她的第一部篇幅较大的诗集《绝望》才在纽约刊行。集中第十五首诗泪迹斑斑，那是母亲为死者的儿子，从未出生的儿子，撒下的热泪……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把她自然的母爱转移到她所教育的孩子们身上。她为孩子们写了不少简单的儿歌童谣，以《柔情》为名，于一九二四年在马德里结集出版。墨西哥曾举行由四千名儿童组成的大合唱，演出这些童谣，以表示对她的敬意。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成了象征母爱的诗人。

一九三八年，她的第三部诗集《毁灭》（这个书名可以译作“摧残”，但也是一种儿童游戏的名称，即“打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收入用来援助西班牙内战中受害的儿童。与《绝望》的悲怆格调不同，《毁灭》洋溢着笼罩在南美芳香土地上的广漠宁谧的气氛。我们读诗时仿佛置身于她儿时的花园；听到她同大自然和普通事物的絮絮细语。在那里，

---

① 拉格洛夫(1858—1940)：瑞典女作家，生于韦姆兰省的莫尔巴卡，作品有小说《古斯泰·贝林的故事》、《假基督的奇迹》、《耶路撒冷》和长篇童话故事《骑鹅旅行记》等，在北欧与安徒生齐名。19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1914年底为瑞典文学院第一名女院士。

圣诗颂歌同天真童谣奇特地交织在一些；面包和葡萄酒、盐、玉米和水——献给干渴的人们的水——这些主题歌唱了人类生命不可或缺的食粮！……

诗人以她母性的手给了我们带有泥土芳香、解除心灵干渴的水。那水汲自永不涸竭的诗歌之泉，它为希腊岛上的萨福<sup>①</sup>和埃尔吉斯山谷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涌流不息。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女士——您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这些短短的言词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敬意。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向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同胞们介绍你从教师讲台走向诗歌宝座的惊人的历程，很不全面。在对瑰丽多彩的拉丁美洲文学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们今天有幸向它的皇后，《绝望》的作者，悲哀和母爱的伟大歌手本人致敬。

现在我请您接受由国王陛下亲自授予您的、瑞典文学院颁发给您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

① 萨福：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女诗人，与荷马齐名。她的作品语言自然朴素，感情真挚动人，对后代颇有影响，近代欧洲不少诗人仍袭用她的一种诗歌体裁，称之为“萨福体”。萨福生平著有诗歌九卷，今天只留下一些断章残句。

## 领奖时的讲话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今天,瑞典转向一个遥远的拉丁美洲国家,通过它文化的许多体现者之一给了它荣誉。把美洲大陆的南半球部分包括在内,从而扩大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保护文明的范围,对诺贝尔的世界主义精神可能是一种欣慰。作为智利民主的女儿,我面对瑞典民主传统的象征深受感动,这一传统的独创性在于它在创造最宝贵的社会财富方面不断自我更新。使传统摆脱陈旧的累赘,同时又完好地保存它古老美德的核心;面对现实,预见未来;这种值得赞赏的工作就是我们心目中瑞典的特色;这些成就是欧洲的光荣,也是美洲大陆的启迪和榜样。

作为一个年轻民族的女儿,我要向瑞典精神文明的先驱者致敬,我不止一次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我想起那些为瑞典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科学家们。我记得那些值得外国人学习的大中学校的优秀教师队伍,我以信赖和热爱的眼光注视瑞典人民中的其他成员:农民、手工艺人和工人。

由于命运的殊遇,此刻我有幸直接代表智利诗人们,也

间接代表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卓越的语言。不论以哪一种身份，我应邀参加具有数百年民间创作和诗歌传统的北欧人民的节日，都感到十分高兴。

愿上帝保佑这个典范的民族以及她的遗产和创造，保佑她努力保存光辉的过去，并以一往无前的海岸国家人民的信心走向未来。

我们的公使加哈尔多阁下代表智利出席了今天的仪式。我的祖国对瑞典怀有尊敬和爱戴之情，她派我来这里接受你们给她的特殊荣誉。智利将把你们的盛情保存在她最美好的记忆里。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露珠米斯特拉尔诗歌散文集

作者 = 王永年   译

页数 = 1 9 6

S S 号 = 1 0 1 2 3 2 9 6

出版日期 = 1 9 8 8 年 0 3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